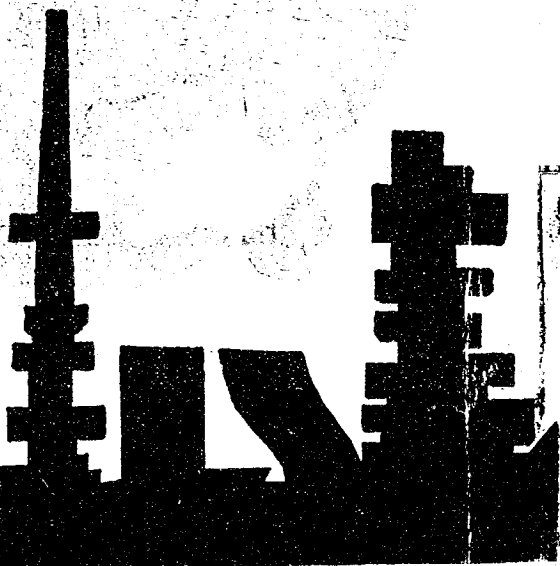


蘇聯目中的

太平洋爭霸戰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in the upper right area of the page.



蘇聯的
太平洋爭霸戰

蔡倫契夫著

邢墨卿譯

新生命書局出版

列國海軍比較

主力艦	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艇	航空母艦
	甲級	乙級			
日本	三一五	一〇八	一〇六	五三	八一
英國	二七二	一〇八	一二二	七一	六一
美國	五二五	一四四	一五〇	五三	一三五
法國	四七四	一四七	一六七	五七	一一五
意國	五二五	一八〇	一五〇	五三	一三五
	四七八	一一二	二五九	七七	一二九
	一七五	不協定	不協定	不協定	六〇
	一九五	五〇	七九	四二	二二
	一七五	不協定	不協定	不協定	六〇
	八七	四〇	七五	二九	五九

太平洋防備限制區域

〔備考〕各國右行爲條約所規定噸數，左行爲現有噸數。(單位千噸)

太平洋防備限制區域

美國

斐律賓、關島、薩毛亞、阿留地安羣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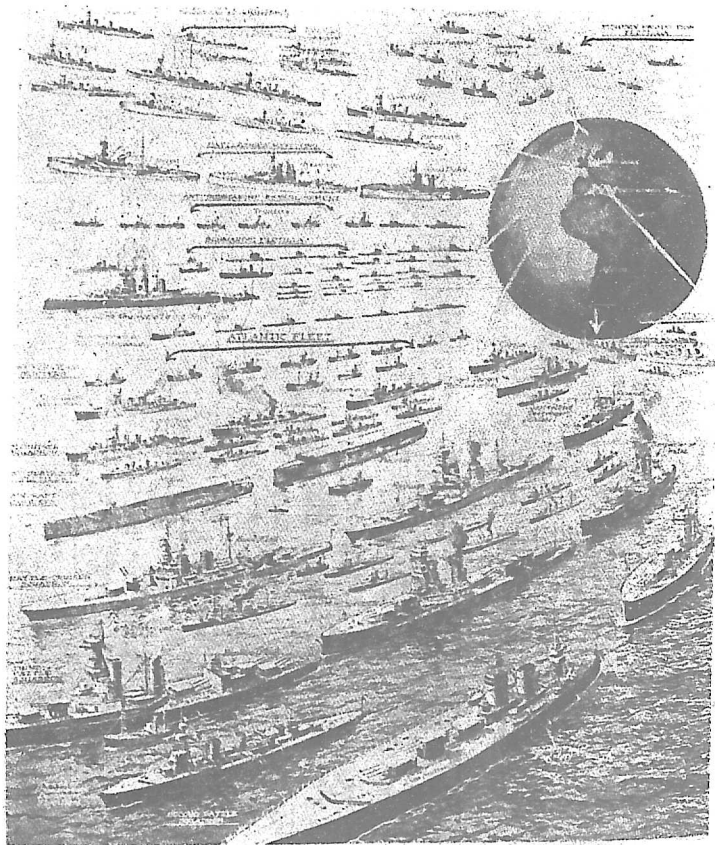
英國

香港、英領婆羅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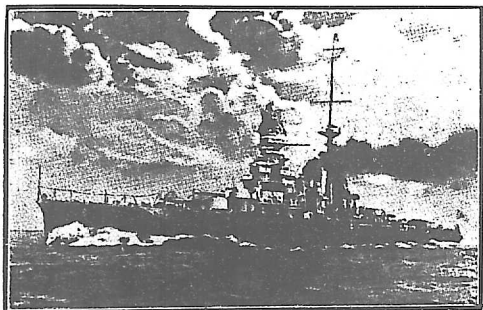
日本

千島列島、小笠原島、奄美大島、琉球、台灣、澎湖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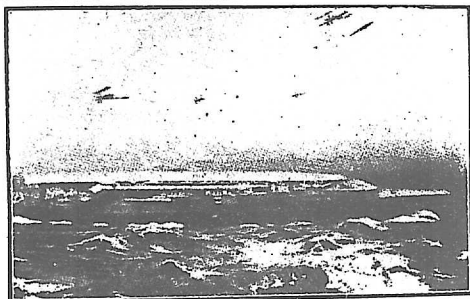
〔備考〕美國的夏威夷，英國的新加坡不受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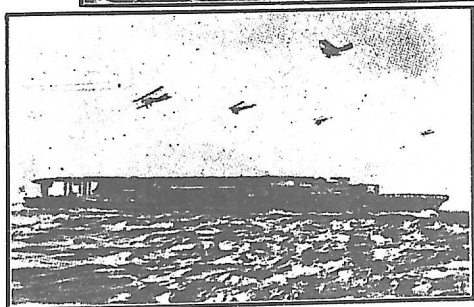
隊 艦



日大巡戦艦霧島



日航空母艦加賀



日航空母艦赤城

太平洋戰爭與中國

— 代序 —

一 太平洋風雲緊急

十六世紀初葉，麥哲倫橫斷大西洋，沿南美洲之東岸，繞麥哲倫海峽，以達於太平洋之菲律賓羣島。常舟過太平洋時，一路風平浪靜，海行甚樂，因即名之曰太平洋。但是這個水波不興的太平洋，到了現在，却暗雲低迷，成爲將要到來的暴風雨的中心了。

太平洋風雲之醞釀形成，推其原因，一是由於日本的興起，二是由於美國

勢力的西進，三是由於英俄在遠東方面的發展，而其最根本的因素，則爲中國之無力振作，於是各方面的目光，都灼灼地望着中國，思欲分嘗一樹。故所謂未來的太平洋風雲者，其實便是中國問題。中國不僅掌握着太平洋的命運，實是世界和平的決定者。然而廣土衆民的中國，却不能發生力量，說得好聽一點，算是『睡獅』，而刻薄一點，則爲『蠢豬』。

『蠢豬』的名稱，作者亦知並不光榮，但比之中國，確也有幾分相似。說起豬的存在，是所以供人們的屠殺，而作肉食之用。中國今日的存在，爲列強各國的殖民地，正是資本帝國主義者榨取的對象。且中國領土廣大，資源富饒，人口衆多，購買力之強大，勞動力之豐富，在在表示其爲一頭『肥豬』，無怪各國都其欲逐逐，其視耽耽，欲得之而甘心了。

但當帝國主義的強盜操刀欲割之際，他們一想到世無陳平，若因分割不均而互相火併，究也不是良好辦法，不得已而求其次，還是大家維持均勢，成全

這頭豬的生命，即所謂中國領土之完整，用比較和平的方法來榨取其脂膏。這方法，在富於經濟力，而其政治勢力則不甚強大的美國，自是最理想的對華政策。但是同時，在經濟政治兩方面都佔有巨大勢力的英國，爲了保持其所既有，則維持現狀，也不失爲一種辦法。只有日本，因爲地狹民貧，其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賴於中國，故亟亟欲事分割。但欲分割中國就得預備與其他強盜火併，這便是爲了朝鮮及東三省而日俄二國發生戰爭的由來。因此之故，日本在不危害其資本主義的生命的限度內，它深恐帝國主義分贓戰爭之得不償失，亦寧維持現狀，贊同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張。這造成了帝國主義近二十餘年來的對華協調外交。在協調外交的空氣中，中國雖然內亂頻仍，但太平洋則依舊風平浪靜。

歐戰期間，大西洋方面山搖岳撼，風濤險惡，帝國主義各國無暇他顧，日本乘這機會，遂對我國大肆宰割。這在歐美列強的心目中，當然不能滿意，於

是戰爭終後，有華盛頓會議的召集，主張維持遠東的均勢，一時太平洋上又煙消雲散，重見晴明和平的氣象。但是自此以後，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却頓然重要起來了。

華盛頓會議後十年，世界資本主義忽然爲經濟恐慌的暴風雨所侵襲，致各國內部都紛紛擾擾、動搖不安，而迄無一解救之法。日本乘這機會，爲打開其『經濟國難』，爲取得豐富的資源，遂不覺其食指之大動，而出兵東三省，這便是最近東北事件的由來。

對於日本的侵奪我東三省，各國能坐視不顧嗎？當然是不能的，尤其是美國。因此，東北事件，決不止中日兩國的問題，而爲具有世界意義，並爲劃時代的事件。這便是說：因對華協調外交及遠東均勢局面的破壞，有爲了中國的分割而爆發爲帝國主義分贓戰爭的可能。質言之，所謂太平洋風雲者，無非列強對華的利權爭奪戰而已。

二 美日的對立

讀者至此，也許要問：然則太平洋戰爭的主角是日本對美，還是日本對英呢？由作者之見，在目前，以東北事件，日美風雲雖非常緊張，但世界根本的對立，為英美而非美日，美日的對立，只在遠東的一隅，故太平洋方面的風雲，究竟還須受這個根本對立的制限。這是我們在美日關係時所應預先注意的。

講到美日的對立，最主要的自然是經濟的原因。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與日本，爲了各自的製品，都有求得外國市場的必要。當歐洲大戰之後，歐洲方面經濟秩序之破壞，在暫時不能回復的期間：中國市場遂尤爲重要。誠然，中國人的購買力很低，但由其衆多的人口而言，則將來的發展，正未可限量。因此之故，對於中國市場，美日兩國都在所必爭。尤其自大戰以來，美日兩國，不

但未受怎樣的打擊，反而積聚了巨額的資金。故其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尤需要海外市場與資源產地。亞佛令(Averin)說得好：

『劣勢的日本帝國主義，這數年來，儘是退却復退却。雖然有時起而相爭，或者追上前去，或者加敵人以反擊，但其結果還是退却，到了今日，已退到最後的退却戰了。因此，不論政友會，甚至向來攻擊政友會的滿洲政策的民政黨，對於限制日本勢力的滿洲問題要斷然的加以解決了。』

亞佛令又說：

『在今日這世界恐慌中，要想吐一口氣的美國的獨佔資本，正竭力的在探求活動的範圍。其中最主要的地方便是亞東。但是亞東的門口却梗塞着日本帝國主義。美國資本爲欲經由太平洋取得巨量的黃金，於是要求華盛頓政府保障其在亞東方面的將來的安全。這便是日本與美國，關

於滿洲不能妥協的所在；日本與美國的一切協定，都不過是暫時性質的由來。」

同時，在日本方面，亦感覺到妨礙日本的發展的是美國。對於日本的移民，不僅美國，甚至如墨西哥、巴西，亦受美國的阻礙。美國標榜着門羅主義，不許他國插足於美洲大陸，然而自己却併夏威夷，據菲律賓，以窺伺東亞大陸。北自阿拉斯加，中經夏威夷，而南至菲律賓，這使日本實陷於美國勢力三面的包圍中。但是猶不止此，日本的對華侵略，美國亦表示干涉的態度。如『滿洲』鐵路中立的提案，如四國銀團的計畫，如反對日本之佔領山東，反對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亞：凡此種種，都使日本覺得難堪。這次東北事件，斯汀生的通牒，胡佛總統的演說，都明白指出日本的不是。因此，事態遂愈益嚴重了。

惟欲取得中國市場，美日二國非先掌有太平洋的霸權不可。於是，乃有二

國的海軍競爭。日本原是一個海上國家，雖然他的野心，頗想由海而陸，實現其所謂大陸政策，但海洋的控制在日本究竟是有關係生死存亡的重要。美國則不然，它是一個大陸國家，兩邊都是大洋，欲向海外發展，當然亦須力能控制其當前的洋面，羅斯福總統在一九〇五年時說：『我以為決定我國將來的歷史的，與其說是我們面對歐洲的大西洋的地位，寧是面對中國的太平洋的地位。』這表示美國對於太平洋的重視。自華府會議而倫敦會議，美日兩國的海軍，成立了十比六（主力艦）及十比七（補助艦）的比例。但是這個比例的數字是無論美日兩方都表示不滿的。倘若一有機會，都想造成自己的優勢。這是戰爭的危機所在，這是美日兩國在太平洋上勝敗的關鍵所在。

三 英日的對立

英日二國原屬同盟，在彼此的邦交上無所謂對立。但我們須知英日同盟的

成立，目的在拒俄國勢力之南下。歐戰發生，俄國革命，對象既已消滅，英日同盟似無存在的必要。且自二十世紀以來，英國遠東貿易，已漸感到日本的壓迫。加以歐戰期間，日本利用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奪取山東，並對我提出二十一條，使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儼然是繼承英國的霸者。這當然要引起英國的不快。所以華盛頓會議，英美有一致壓迫日本的可能，英國自此與日本解除同盟，且爲防衛澳洲與印度，實行新加坡築港的計劃。

若就中國以言，向來勢力最大的是英國而非日本。海關、鐵路、銀行、航運，大都操縱在英人手中。然而自日本勢力的興起，尤其是大戰以後，英國所受的打擊最烈。例如紡織事業，一方面有我國紗廠的競爭，他方面則須受日本的壓迫。茲將中、英、日三國紡織事業變遷的形勢，列表如下。（單位千錠子）

中國

日本

英國

共計

一九一七年

二〇七

二〇三

二四三

六五四

一九二四年	六九五	七三九	二五九	一、六九九
一九二七年	二、〇三二	一、二九一	二〇五	三、五二九
一九三〇年	二、三二七	一、四八九	一五三	三、九六九
一九三二年	二、四〇三	一、六五五	一七七	四、二一〇

且英國紡織事業之受日本的壓迫，不僅在中國，即如印度方面，亦甚劇烈。此外如航運業，英國在華雖尚居首位，但其發展甚緩，日本最近已幾與之不相上下了。至於對華的投資，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敗退，日本在東省及上海、漢口、青島的侵入，我們明白的可以看出。

不僅此也，即就日本與英國的經濟關係言，也是一天天的淡薄疏遠。反之，日本之與美國，在滿洲戰後，却大增進。如日本的生絲輸出，美國是最大的顧客。日本商品之輸入美國者，居其總輸出額（殖民地在外）百分之四十二。同時，美國對於日本的輸入，亦達百分之三十一之多。大戰發生時，英美二國

在日本輸出總額中所佔之比例，本大略相等。但至一九二七年，英國的比例減了一半，美國則增加了二倍。即英國爲百分之七，而美國爲百分之三〇。九。這個傾向，我們在日本的輸出中亦可看出。如在一九一三年至二七年間，英國的百分比從百分之五・二降至百分之三・三，而美國的百分比則從百分之二九・二增至百分之四一・九。且不僅貿易，日本的外國借款亦有此變動。日本借款向俱自倫敦、巴黎而來，但近則多數由紐約借得了。

總之，老大的英帝國，其在遠東方面所受的日本的壓迫，實在甚大。自中國反英運動的展開，尤給與日本以乘機取利的機會。當一九二七年對華出兵之時，英國會要求日本共同行動，然而日本却表示不願。當此之時，英國正備着國內自治領地及殖民地的種種問題，所以至最後對於中國不得不有外交的大轉變。採取集中上海主義，表示對華協調，以保其孤城落日的運命。

但是，話說回來，英日這種對立的關係，究尙不致爆發而爲太平洋面的

戰爭。因為英日的對立，若以之與英美的對立相較，是不能比擬的。質言之，如我們在前面所說，英日與美日的二個對立關係，其進展的形勢，實有待於英美對立關係之明瞭，始能作最後決定。

四 英美的對立

英美的對立，巨於全世界各方面，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根本的對立。歐戰發生，各國都忙於破壞，其後戰爭終結，又以忙於復興，無力發展，這給與美國資本主義以活躍的機會。但美國的活躍，因為世界資源、海上霸權及金融支配，都向在英人的掌握中，必然的與英國立於正面衝突的地位。英國自十九世紀以來，為世界商業的中心、工業的中心、財產的中心。然自經大戰，好像一場大夢，醒後頓覺舉目全非，一切都漸為美國所攘奪，金元的勢力已代着金鎊而興起了。

英美衝突之最激烈者，如亞洲南美方面的通商貿易，波斯、南俄、美索不達米亞及小亞細亞方面的煤油棉花，墨西哥方面的煤油及荷領南洋羣島方面之煤油橡皮等等。亞洲南美一帶的貿易，向操於英人的掌中，然而自一九一三年至二七年，計十四年間，在美國輸出貿易所增加的百分之一三六·八中，歐洲方面不過百分之七五·九，而亞洲方面却有百分之四四，南美方面則有百分之二六七·二的可驚的數字。又如我國，當一九一三年，在輸入貿易中，英國居百分之二六·五，美國不過百分之六，但到了一九二六年，英國一降而為百分之一〇·二，美國則增加而為百分之一六。因為亞洲及南美各地，都是很好的市場，且為良好的原料產地，所以成為英美資本主義出死命以相爭的地方。

此外，對立關係之最尖銳者要數煤油與橡皮。二者都是現今軍事上、工業上及日常生活上所不可少的貨物。但是美國雖產煤油甚多，而礦源有限，故仍不得不求於國外。因為如中東方面都屬英國的勢力範圍，所以美國提出機

會均等的主張。至於橡皮，則在美國國內，簡直毫無出產，而每年的消耗，則美國實為最多。橡皮的最大產地是在英國所有的錫蘭及馬來半島方面，英國好像是個獨佔者，爲了防止橡皮價格的下跌，曾勵行生產限制。這當然要引起美國的不滿，因爲生產限制的結果，美國便須出高價以購買了。

又如戰債問題，今日成爲世界經濟恐慌的癥結所在。英國以取賠款而付戰債，於已無利，不過爲他人作嫁，故主張二者對銷。但美國則不願二者併爲一談。自經濟恐慌，賠款發生問題，於是戰債的性質遂愈嚴重。英國爲對抗美國，竭力製造歐洲債務國的聯合戰線，以反對債權國的美國。

爲了要保證這些對立事件的勝利，英美二國自大戰以還，即着手軍備競爭。但是戰爭之後，英國瘡痍未復，於是不得不與美協調，在華盛頓會議中，承認英美主力艦的同等。其間一九二七年日內瓦的海軍會議，曾以爭取補助艦之同等問題，趨於決裂。但是戰後的英國，如殖民地的叛亂，國內的罷工與失

業等問題，實使之無力以與美國相競爭，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會議，遂並補助艦亦答應與美國同等了。

新興國家的氣餒，老大帝國的悲哀，便是英美二帝國主義國家的對立。

五 三角關係的消除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以中國爲中心者有二個對立，即英日的對立與美日的對立，但這其間，並有一個互於世界的英美的對立，於是造成了英、美、日的三角關係。戰爭爲兩方面的交綫，故非先將此三角關係轉化而爲彼此的平行綫關係，殺機或可暫時不致爆發。詳細點說，便是立有根本的對角地位的英美，在從事戰爭以前，爲求得勝利，都欲引致日本以爲己助，使日本這樣有居中取利的機會。

自華盛頓會議，而倫敦會議，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美國與日本的妥協。

這表示美國與日本平分太平洋的支配，華盛頓會議時，美國放棄其建築軍事根據地於菲律賓及關島的政策。倫敦會議時，美國贊同其與日本補助艦的比例爲十與七。故當大戰終結之時，雖然爲了日本的侵略中國，一時美日關係，頗爲緊張，但是其後，美國卒漸明白其敵人非日本而爲英國了。因爲美國與日本的對立，只在中國方面，而與英國的對立，則互於世界。美國不願以一隅的利害，而在世界各方面爲英所敗，故與日本有妥協的可能。

同時，日本因其通商貿易繫於美國與中國者甚大，對美的生絲輸出與對華的棉貨貿易，實居其輸出總額的半數以上，亦有與美協調的可能。茲錄一九二七年日本輸出貿易各國百分比如下：

美國	四一·九%	英國	三·三%
中國	一六·八%	法國	二·七%
印度	八·四%	澳洲	二·五%

而輸入貿易中，中美二國所佔之百分比，亦幾一半。如一九二七年日本輸入貿易中各國之百分比爲：

美國	三〇·九%	英國	七·六%
印度	一二·四%	澳洲	五·六%
中國	一〇·四%	加拿大	二·六%
法國	七·〇%		

故爲考慮日本的對外貿易，代表輕工業資本家利害的政黨，即民政黨的政
策，比較傾於自由主義，主張行政上的緊縮政策，經濟上的通貨收縮政策，並
維持金本位的健全，造成真實的景氣，以發展國外貿易。所以當民政黨內閣時
代，美日關係最稱圓滿，其對我國，亦寧放棄武力的侵略而取經濟的和平的發
展。因此，當我國反英運動的高潮，美日都取旁觀態度，使英國陷於孤立，卒
不得不放棄其頑強政策。

但是與民政黨相反，以海陸軍爲中心而代表鋼鐵及化學等重工業資本家的政友會一派，覺得日本的運命，須仰託中美二國，究不是百年的計畫。且如中國動輒以排貨爲武器，美國與日本的對立關係，到底未嘗消除。因此之故，他們的政策，主張自給自足主義，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但日本爲缺乏原料的國家，如煤鐵等等俱須仰給國外，故爲求自給自足，勢惟有對外實行侵略。我國的東三省地方，這樣遂成了日本心目中的對象。加以此時，適世界恐慌爆發，各國爲求自保，都提高關稅，向國家主義而邁進。民政黨的緊縮政策與國際協調主義，至此遂感此路不通，不得不另求轉換。這便是『九一八』事件的由來。

但當民政黨內閣時代，美國的政策尙取冷眼旁觀的態度，美國不願對日加以壓迫，因爲以溫和的民政黨內閣的倒壞，繼起的頑強的政友會內閣，將使事態更爲棘手，對立關係由和緩而趨尖銳。此時，與日本立於正面的衝突者，還

是英國。「九一八」事件後，國際聯盟對日本的決議，實值得我們的注意。然而因為美國的旁觀，英國單獨之力，究不足以制日本的強暴。日本因為英美之不能一致，於是遂益加橫行無忌，一方面既由洮南而龍江，他方面並攻擊錦州。民政黨的若槻內閣這樣趨於倒塌，山政友會的大隈繼組內閣。對於日本這種方向的轉換，美國當然不願，故一九三二年劈頭便是斯汀生對日本攻擊錦州的通牒。

一九三二年，實是由「九一八」事件以來，美日邦交由和善而趨於對立的一年，反之，英日的形勢，則由對立而轉向妥協。自上海事件而最近國聯大會，都明白的表示此種新的轉換。國聯大會中，英外相西門的演說，竟無異出於日本松岡的喉舌，當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日內瓦裁軍會議以英美的各不相下而趨於破裂時，我們一方面聽到了英法海軍協定的消息，而另一方面則有英日同盟復活的傳聞。最近的國際形勢，似乎又轉到這方面來了。自然，這意義是

很明白的，雖不立即便是戰爭，但至少是戰爭的準備，表示帝國主義者現正厲兵秣馬以待世界戰爭的到來。

六 太平洋戰爭與中國

由美日關係的緊張，英美對立的銳化及英日協調的形勢的展開，未來的戰爭，決不止於太平洋，這是我們可以明白的。但就太平洋方面的戰爭以言，我們的地位是怎樣呢。

在目前，美國因為戰爭準備的不充分，而當英日妥協的形勢前，若貿然訴諸戰爭，勢必大西洋與太平洋兩方都受敵人的夾擊。故其對日關係雖無論如何緊張，他仍非考慮英國的態度不可。前次歐洲大戰，德國的估計以為英法世仇，英國決不致助法以攻德，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因英國的助法，使戰爭形勢為之一變，由這過去的教訓，使美國覺得在英國未明白表示態度以前，當然還

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而在英國，以近來美日關係的緊張，他若貿然表示鮮明態度，參加戰爭，似亦非計之得。第一因為這是助日本以攻美的戰爭，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的態度，必須顧到。第二倘以助日之故而戰爭勝利，則由亞洲門羅主義，印度亦殊可危，而中國方面的利權，必將以日本勢力的發展，更受損失。第三則由前次大戰的往事，美國坐觀歐洲方面的搏戰，直到最後方始加入，結果歐洲各國兩敗俱傷，只有美國卻大獲其利，因此，英國的政策亦頗欲利用美日的衝突，而保其舉足重輕之勢，直至最後。由英國這種曖昧的狡獪態度，故在初時，若以美日關係的惡化而發生戰爭，有限於太平洋方面的可能。

但若戰爭而惟限於太平洋，則不特日本不願，美國為求得勝利，亦必要引致他國加入，共同對日。這便是在歐洲方面要利用德意以壓迫英法，使不為日助，或無力以助日。而在遠東方面，則要聯結蘇俄與中國。但蘇俄因其立場根

本不同，要他來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恐不可能，至多只能使他表示善意的中立。此外，則惟有中國。但中國若參加美日戰爭，以中國軍力之薄弱，而美國的援助又遠在太平洋彼岸，其不能與日本敵，勢固甚明。但若戰爭發生，中國而欲保守中立，則由前次大戰的教訓，事實上爲不可能。日本之必欲藉此機會，擴張其在華的勢力，我們可不必說，且戰爭發生，日本爲補救其糧食資源的不足，爲防止中國爲人利用而作對日的暗中襲擊，也非以武力佔領中國沿海之要地不可。這便是說，在未來的太平洋戰爭，中國是參戰不行，中立也不可能。但是與其守中立之名，而實受敵人的凌夷，何如奮起以抗暴力的壓迫。這樣，我們在今日，就非有事先的準備不可。

講到準備，有政治上的準備、外交上的準備、軍事上的準備及經濟上的準備。就外交言，既認定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關係生死存亡的敵人，則聯美亦不失爲一種策略，但美在太平洋彼岸，遠水不救近火，我們如欲抗日，到底非別

求與國不行。那末環顧四周，只有蘇俄。因為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是一種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獨立戰爭、革命戰爭，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不同，蘇俄為進行世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亦正要求我們的援助。故如最近中俄的復交，無疑的，在國際政局上是一樁震驚世界視聽的事。

中國這個龐大的存在，本自具有一種足以左右世界的偉力，徒以年來專事內戰，乃反成為被動的事物，為資本帝國主義用以解決其內部矛盾的對象。中俄復交，其表示中國由被動的形勢轉變為主動的存在乎？我希望以此為轉機，中國能奮其潛在的偉力，起而為資本主義解決內部的矛盾，為全人類社會開關光明的前途。

樊仲雲

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二。

譯者的話

自東北事件以來，一時世界政治的重心，移於遠東，巴黎倫敦及華盛頓的外交，都以此爲中心而展開；然而日內瓦的會議，徒見各國代表的辯論，問題的解決，仍在五里霧中。質言之，便是因爲各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利害衝突，無法消除。尤其在此世界恐慌的時期，因各國都欲在中國求得出路，使資本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更以激發，太平洋的風雲日以緊張。蘇聯以其獨特的立場，對於問題的觀察，自與尋常不同。本篇爲今年五月莫斯科世界政治經濟研究社所出版的通俗叢書中之一，著者蔡倫契夫氏，向以東方問題之權威名。在這裏加以譯述，或者不無補於我們對問題真相的認識。

目次

插

太平洋要塞綫圖（附列國海軍比較表）

日本戰鬥艦陸奧、長門、妙高

美國艦隊之分布

英國艦隊之分布

日本大巡戰艦霧島及航空母艦加賀、赤城

圖

樊仲雲序

譯者的話

第一章 太平洋爭霸戰的沿革……………

商業競爭時代——殖民地爭奪時代——列強之對華分割——世界

大戰與日本的發展——美國的反攻

第二章 太平洋問題緊急……………一七

太平洋時代來了——列強勢力關係的變動——英美對立與日本的發展——殖民地爭奪戰的激化

第三章 太平洋問題與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三五

第四章 太平洋上英美的對立……………四一

在南美中美方面的對立——在亞洲沿岸的對立——英美在中國的抗爭——英美之政治的對立

第五章 英日兩國在太平洋上的對立……………五一

被壓迫的英國貿易——英日兩國之政治的對立及協調——東洋亦

化的防壁之日本

第六章 美日的對立……………七一

政治的對立強於經濟的對立——獨占支配的爭奪——美國的武器

——門戶開放主義——門戶開放主義的發展與變質——美日戰爭是

可能的麼——滿洲事變與美日關係的變化——美帝國主義與外交

關係——斯汀孫外交與美日關係

第七章 法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政策……………一〇五

第八章 對蘇戰爭的威脅……………一〇九

第九章 滿洲事變與太平洋問題……………一二五

日本外交在滿洲之成功——美國外交的反攻——華盛頓會議與日本——日本外交的轉變與滿洲借款問題——列強在滿洲的投資——日本的特殊地位——滿洲侵略的意義——滿洲事變與日本的經濟情勢——滿洲事變與列國的立場——滿洲事變與蘇聯——滿洲事變所引起的波紋——蘇聯的遠東政策

第十章 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一四九

一、英國的海軍力——二、美國的海軍力——三、日本的海軍力

第一章 太平洋爭霸戰的沿革

商業競爭時代

太平洋之初現於歐洲航海家的地圖，時在十六世紀之初。第一次麥哲倫環繞地球一周的旅行，爲一五一七——一五二二年間事。在此以前，只有由葡萄牙人所發見的繞道好望角的唯一路航，可以達到印度及中國的海岸。此後不久，太平洋即成爲掠奪的巨大舞台及對象，記載於歐洲的歷史。直至現世紀以前爲止，太平洋便如這樣的存在着，不過掠奪的形態有所變化，範圍不絕擴大而已。歐洲諸國（後來尙有美國）與東洋間的交通，當大發見以後的最初數世

紀間，是歐洲的商業資本支配了一切，以直接的原始的形態來從事這種掠奪。

半海賊的商人們爲了要探求東洋的富源，并獲得爲東洋所特有之高價的外國品

——如茶、絲綢、香料等，乃劫掠東洋的沿海都市，建築堡壘，設立工廠以行貿易——同時並實行強奪。他們爲要維持這種強奪的獨占，更占領許多的領土（如英國在印度之東印度公司），以爲將來殖民地帝國奠定基礎。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之初，自商業資本在東洋亦失其獨立的意義，不得已將其霸權讓位於工業資本而成爲後者的工具以來，於是代着原始的掠奪，有複雜的商業形態以爲掠奪，即以特權的商業制度與明顯的非等價物之交換爲基礎的掠奪，而使歐洲及美洲之工業得有新市場，爲其重要的任務。昔日獨占的商業公司，在新的條件之下，現在都破產了。現時代是確保並充實前時代所獲得之殖民地的時代。因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之掠奪的鴉片戰爭，以及同樣是掠奪的一八五六——一八五八年與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的結

果，正是這個時代，中國乃開港通商，開放於外國貿易。日本之爲外國資本而開放，也是屬於這個時代。一八五三年美國提督彼利（Perry）有名的遠征，實打開了日本的鎖國閉關政策。一八五八年，日本乃不得不與美國締結最初的條約。這個時代也是所謂一八六八年維新革命以後，日本開始迅速發展的時代；並且，這個時代，也是英國的自治殖民地，由白人之力而成立發達起來的時代。也是在這時代，在中國有所謂最惠國待遇的不平等條約（以一八四二年八月之中英南京條約爲其嚆矢），開放了幾十個的通商口岸，設定了治外法權，海關制度也成立了，外國商船在中國內河的航行也日漸發達，——由此種種的結果，外國貿易乃大發展。

在中國和在其餘的世界一樣，這個時代，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列強一般的以『最惠國待遇』而自由競爭爲政策的時代，是歐洲列強及美國對中國之共同戰線的時代，是對於一切外人俱與以同樣特權的商業制度的時代。

殖民地爭奪時代

但是當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的時候，

『……資本主義諸國之殖民地政策，使地球上未被占據的土地告其終結。』（列寧）

於是世界這樣便進於帝國主義的時代。帝國主義是：

『獨占與金融資本之支配成立，資本輸出具有顯著的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世界的分割……這一個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列寧：帝國主義論）

自由競爭之轉向於獨占，并轉向於此等資本主義獨占的劇烈的鬥爭，其意義便是諸強國對於東洋及太平洋上的侵略增強，並採取新的形態。而自這種侵略，具有更深刻的性質，殖民地世界的分割，事實上已經完了，於是再分割的

問題，遂以非常之勢成爲世界政治的日程。

美國主義之出現於鬥爭場中，就太平洋言，是一個最大的動力。

「一八九七年，美國開始了帝國主義勝利的行軍。」這是以前就「不知幾次曾顯示它的接近」的。（註一）

「國家之產業上的發達，財富與人口的增大，大量的工業生產物之增加及其他諸要因，使生產擴大；結果不但足以充分的供給本國的必需，且產生了可供輸出的剩餘。」（註二）

在一八九六年，美國輸出總額之二〇%以上，已是工業商品了。且在以後，這個比率更有顯著的增加。

「經過變化的經濟狀態，使美國的對外的政策發生影響。」（註三）

參加殖民地世界之分割較晚的美帝國主義，頗思以其較弱的競爭者爲犧牲，而在東洋獲得領土。如一八九七年之美西戰爭，結果併吞了斐律賓羣島及

關島(Guam)。就在那一年，美國更併吞夏威夷。

太平洋上之帝國主義時代，與其他的舞台同樣，以互相爭奪的帝國主義列強間之矛盾的激化爲其特徵。此等強國，爲要在亞洲、南美及中美之羣島，對其廣大的農業原料地，有獨占的支配，及在這些地域的勞苦大眾，得到獨占的榨取，並確保其原料資源、銷貨市場、尤其是資本輸出市場的獨占，遂互相角逐的從事猛烈的鬥爭。而在中國，這種鬥爭及矛盾，尤爲強烈。

列強之對華分割

中國是殘留的東洋預備市場，在已經變化的情勢之下，受到了強制與掠奪的新行爲；——此種行爲之目的，並不是讓所有的外國人擴張共通的條約上之特權，而是確立某一強國對中國領土的某一地域之獨占的支配。以中國的敗北而告終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結果是從中國割去了台灣、澎

湖羣島及朝鮮（朝鮮在一九一〇年未爲日本所併吞以前，是「獨立國」）。日本要想把南滿洲也做他的戰利品，於是引起帝俄的抵抗。俄國是努力以求滿洲爲自己的領土的。又因中國有支付賠款的必要，法國資本便開始侵入中國，與中國締結最初的大借款。

同時，爲要獲得礦山及鐵道之開發權與建築權，亦開始猛烈的鬥爭。帝俄在一八九六年得到滿洲鐵道的建築權，德國於一八九八年得山東鐵道，法國則獲得了雲南鐵道的建築權。各國的外國資本，以英國資本爲先鋒，與中國以財政的援助，而取得許多關於建設并利用「商用」鐵道的條約，以爲代價。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列強藉「租借地」的名義，占領了中國沿海的軍事要地，德借山東的膠州灣，俄租滿洲遼東半島的尖端（旅順及大連），英租山東的威海衛及九龍半島——這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對岸，屬中國本土的地域——尚有法國則占領了南華海岸的廣州灣。

因了租借地及利權讓與之被設定，在中國造成了外國人的『利害範圍』或『勢力範圍』，這便是各國對華分割的準備。美國在當時雖已採取謀支配中國全部的政策，可是從當時的勢力關係看來，美國似不能達其所大欲。於是爲對抗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對華侵略政策，美國乃高唱『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但是中國以不堪瓜分中國的威脅，一九〇〇年有所謂義和團的發生，以反抗外國資本的支配；這次亂事，以外國干涉及外國軍隊的鎮壓，始爲平定，一九〇一年締結了掠奪的議和條約。（如中國付賠款與列國，在北京設外人居留地，外國的軍隊得駐紮於中國北部等等）。但是此種干涉的實行，我們須知在帝國主義各國間，其矛盾日益增大之時。英美及日本，反對那爲法國所支持的是帝俄。俄國藉口平義和團之亂，占領滿洲，欲將此地域據爲己有。一九〇一年之英日同盟，即因欲直接對抗俄國；日本因此乃能積極準備對俄的戰爭。一九〇四年勃發的日俄戰爭，是世界大戰以前，帝國主義各國間最大的武力衝

突，且爲準備世界大戰的舉動。大家都知道，此次戰役以俄帝國主義的敗北而告終。俄國欲向遠東發展的企圖，這樣受了阻礙，滿洲分成了兩個——即俄國與日本的勢力範圍。

此次戰爭，援助日本的不僅是英國，尚有美國。美國的資本，在財政上援助日本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並是和議談判的仲裁者。然而美國對於日本之最大的要求，是不表示同意的。遠東講和條約的締結，無異是美國資本活躍於中國，尤其是滿洲的先聲。要想在滿洲和日俄一樣植其勢力範圍的美國之固執的企圖，特別是建設橫斷滿洲的錦瓊鐵道，使滿洲鐵道國際化之美國計劃，使昔日相敵的日俄兩國，重行携手，這就來了日俄接近的時代。（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六年的秘密條約。）因此之故，第一是打破了日本與俄國在滿洲的獨占，更使美國的企圖，即欲使中國經濟之指導的地位國際化，自居首席，將英、法、德的利害結合於自己的指導之下的計劃（即在

中國建設粵漢鐵路的國際借款，成立四國銀行團的計劃），全盤失敗。美國自日俄加入四國銀行團以後，即自行退出。於是以美國的除外，成爲五國銀行團；其於一九一三年供給中國的『善後借款』，實可說是世界史上最掠奪的借款。

世界大戰與日本的發展

世界大戰造成了新的狀態。戰前竭力在南滿扶植其地位的日本，隨着戰爭的開始，便來了好機會，可以在遠東任意橫行了。因了與德國的宣戰，日本不僅可以與其他協約國共同占領太平洋上之德國島嶼，且在中國領土與德軍作戰，於一九一四年占領德國的租借地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所經營的鐵道，在該地獲得了獨占的支配。翌年，日本並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這條約的意義，表示日本不僅要在山東及滿洲扶植其勢力，其企圖直欲將中國全土

亦置於其保護之下。（如「聘用」日本顧問、得在中國駐紮日本警察、軍需品的五〇%須向日本購買、以及日本得在中國領土內有建築若干重要鐵道幹綫的權利等等。）

日本的企圖因其他帝國主義諸國的牽制，沒有全部實現。但是日本因了一九一六年的條約，畢竟在滿洲獲得了若干的重要特權，並在山東鞏固其支配。這支配，是日本與其歐洲同盟國相結的秘密條約所承認的，以德國在山東的領地，歸於日本。並且在一九一七年，日美之間，有所謂「石井藍辛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華具有特殊的利益，尤以與日本領土接壤之處為然」。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際，安福系之一派在北京掌握政權，日本帝國主義乘此機會，借與中國許多掠奪的借款，而以重要鐵道的建築權及礦山的採掘權為借款的抵押。（此種借款即用以援助安福系的一派。）在這時代，日本並與此派結成「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同盟」。而因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的武裝干涉，更給與

日本以出兵西伯利亞的機會，使日本帝國主義得因此藉口防止布爾什維主義而占領遠東的蘇聯領土。日本的進攻遠東，在其規模及活動上，無疑地是當時反蘇干涉中之最大的行動。

然在戰後的數年間，形勢又發生了變化，對於日本頗為不利。在遠東，猛烈的貿易上的競爭現在又開始了，結果使日本漸漸喪失了在世界大戰這特殊情勢下所獲得的地位。英美的外交界，因感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增強，不勝恐怖。美帝國主義於是以其龐大的國力為背景，為奪取太平洋的支配權，遂復開始鬥爭。美帝國主義現在是實行反攻。因為英國之自治領地的位置，接近於美國，且英國的財政亦有賴於美國，故在英美之間，可以產生短期間的協調。

美國的反攻

大戰以後，影響於太平洋的形勢最為巨大的，是巴拿馬運河工程的完成。

自美國的大西洋岸到遠東的航路，因此得縮短了一萬哩。美國因為要開鑿這條運河，於一九〇二年從中美的可倫比亞共和國，割取其領土的一部而建巴拿馬共和國。運河開工於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事實上業已開通，惟正式宣告開通則在一九二〇年。自茲以後，『遠東對於美國已不復是遠遠的地方了。』（羅斯福）

早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當討論組織國際新銀行團的時候，得英國協助的美帝國主義，曾強迫日本放棄其欲將滿洲超於新銀行團的活動範圍之最初的要求。復次，在遠東施行反蘇維埃的國際干涉之際，日美的矛盾也顯得非常激烈。日本與美國的關係，這樣，是日益緊張，在此時，竟頗有挑發戰爭之勢。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便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召集的。這在美國反攻遠東的發展上，是極重要之劃時代的會議。日本以美國的壓迫，不得不撤退駐於山東的軍隊，並放棄在滿洲所獲得的若干特權。在華盛頓，又簽訂了有關中國

的九國公約，更廣泛地確認美國二十年來所主張之「門戶開放」、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的原則。這個原則本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一種手段。美國之意是想不由占據領土的方法，而獲得中國全部之經濟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以對中國肆行侵略。九國公約之直接的目的，即在牽制日本在滿洲的積極政策，並以防止中國全部動亂無常的狀態。對於這個條約，日本的交換條件是限制其所認為最高價、且建造最爲艱難的艦類（戰鬥艦及航空母艦）噸數，並禁止他國在太平洋西部增強或武裝其海軍根據地。因此，在太平洋之軍事的關係上，日本仍不失其支配的勢力。

由華盛頓會議所恢復之勢力均衡，當然不能永久維持。反之，華盛頓協定，不過使各國的矛盾，更加激化。但是在某一期間之中，日本在遠東的政策可不得不比較的自已抑制。一九二三年，除北庫頁島以外，遠東蘇聯境內之日本軍隊，作最後的撤退；一九二五年締結日蘇條約，將北庫頁島蘇聯境內的日

軍，亦完全撤盡。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也使日本有不少影響，日本的國力大為削減。雖然如此，但日本仍慢慢地發展其在滿洲的地位，扶植其勢力。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頃，在中國勃起了國民革命運動，使帝國主義全體的地位與特權感受威脅。由於這種威脅，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之發展，乃暫時緩和。但是隨着中國革命的變質，使日本的攻擊（如滿洲許多的干涉行爲、張作霖的被炸），與更積極的美國之攻勢，都同時復活。美國的攻勢成爲美國資本之對華投資，特別是美國在中國之政治勢力的擴張，以及美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的結合（南京的美國顧問、專門家、及其他美人的增多）。美國資本在滿洲施行堅決的反攻，雖不採取直接的行動，但却用援助或嚇使中國官憲的方法，以與日本之獨占的支配挑戰。於是最後，日美的衝突，遂以中日衝突的形態而出現。（如一九二八年末，東三省的易幟、承認國民政府、土地、鐵道及其他問題的日本與奉天當局的衝突等等。）

(註一) 肯潘：美國之帝國主義政策，三頁，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註二)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898, p. 749.

(註三) 同上，九六〇頁。

第二章 太平洋問題緊急

太平洋時代來了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實——尼古拉斯·羅斯福在其所著動盪的太平洋的序文中有云——是世界事件的中心已自大西洋移轉於太平洋，為太平洋岸強國之一的北美合衆國，現在已與遠東亞洲的政策在不可分離的關係中了。」

政治的重心，自大西洋而移轉於太平洋，在還沒有成爲事實以前，即已有入作此豫言。及至今日，這種豫言，在世界貿易的變動中，也表現爲明確的統計數字了。世界貿易的變動，自一九一五年巴拿馬運河開通以來，尤爲顯著。

因為由此運河的開通，使自紐約至美國西部的海路，縮短了一萬哩，所以航行太平洋的船舶便很快的有了增加，到一九二四年，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貨物，就有凌駕蘇彝士運河之勢。上述的羅斯福曾根據國際聯盟的統計資料，將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五年的世界貿易加以比較；即大西洋貿易已急激地縮小，而太平洋貿易則反確實地增加。下表即為以一九一三年的貿易額為一〇〇而算出的一九二五年之貿易額的比率：

大西洋貿易

	輸出	輸入
美國——歐洲	九二·六	八一·一
加拿大——英國	九四·六	九四·九
澳洲——歐洲	九五·七	八三·三
日本——歐洲	八三·三	八六·七

中國——歐洲	九五·一	九二·二
太平洋貿易		
	輸出	輸入

美國——亞洲	一〇三·七	一一四·三
美國——海洋洲	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
加拿大——亞洲	一〇四·八	一〇一·四
澳洲——亞洲	一〇二·九	一〇四·七

在另一方面，自世界大戰以後，在戰後資本主義之一般的革命狀態之下猛烈發展着的、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亦以太平洋為中心而互相搏擊，互相交錯。

「將來的太平洋問題決不能視為隔岸之火，——英國的著述家佛蘭克·福克斯在其所著的太平洋之霸權 (The mastery of the Pacific) 中說——這個問題

題已經在歐洲文明之扉而促其解決了。」

列強勢力關係的變動

太平洋問題的意義，現在是日趨重大，到了緊急的關頭。其所以致此者，大抵是由於下列數種事情。

(一) 因爭奪世界支配的帝國主義，其領土的分配發生變動——世界戰爭的結果，尤其是德國的戰敗與衰微的結果，使歐洲全體化爲巴爾幹，筋疲力竭，英帝國主義的勢力日漸削減；世界政治上歐洲的地位，即大西洋全體的比重便因之降低。

「向以地球的中心自負之舊布爾喬的帝國主義的歐洲，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糜爛破裂，有如潰瘍之腫毒。」(列寧)

「經濟的重心之移於美國，並因而使其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增大的事

情，可以視為現代資本主義一般發展之最重要的動力。」（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

至美國經濟力的強大，則由下面所述，即可容易看出：當今次世界恐慌剛剛開始以前，美國的生產，煤約占世界採掘額之四一%、煤油六八%、電力四二%、鋼鐵幾占五〇%、鋁為三五%，而美國的機械製造，更約當除美國以外的一切國家之機械製造的二倍，但是

「……美國的外國貿易，比之其他諸國較為不振。一九二七年美國的輸出為國民每人四十金元，遠不及加拿大之百三十二金元；輸入為三十一金元，亦不如荷蘭之百三十四金元。美國人平均消費的外國商品的數量，不過其全體的五%罷了。」（註一）

但是上述美國經濟力之巨大的進展，自然須與今日世界最大債權者的美國資本相結合，使美國的利害關係，遍及於全世界的各地。美國資本現正大規模

地計劃着最重要資源的獲得，採取戰鬥的攻擊政策。

『美帝國主義已自所謂和平的侵入政策漸漸地轉變為直接的、武力的殖民地占領政策了。』（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

然而美國與其說是大西洋的強國，毋寧說是太平洋的強國。因為美帝國主義今後的發展及膨脹已越太平洋——而向遠東亞洲及海洋洲的海岸了。美國在這方面之外國貿易的作用，正不斷地增大。如將美國與亞洲及海洋洲之貿易的消長和其與歐洲的貿易一加比較，則有如下表：（對於美國輸出及輸入總額的百分率）

（註二）

	美國的輸出			美國的輸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亞洲及海洋洲	九·四	一六·四	一四·四	一七·六	三〇·四	九二·一
歐洲	六〇·四	四四·七	四七·八	四八·二	三〇·三	二九·七

又其與亞洲及海洋洲貿易的絕對數，則如次：（單位百萬金元）

	美國的輸出		美國的輸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亞洲	六四三	四四三	一、二八〇	八五七
海洋洲	一九二	一六八	五七	三三

在一九二九年，美國對於亞洲與海洋洲之所輸出，其數計原料爲全體的一五·九%，食料品八·八%，半製品一六%，完成品一八·五%。同年兩地輸入於美國的，則原料爲輸入全體的五六%，食料品一四·三%，半製品一二·一%，完成品一五·五%。

至於美國遠東貿易（自印度以至蘇聯的遠東地帶及海洋洲）的狀態，由下述的數字，即可知道。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的輸出爲八億二千萬金元，輸入十三億二千萬金元；一九三〇年，各爲五億四千四百萬與八億六千四百萬金元。

『從遠東的九國及拉丁阿美利加向世界市場的輸出，美國除外，在一九一三年僅增加八七%，而這些國家向美國的輸出却增大至三〇二%。

（註四）

早在一九二四年，美國的政治評論家密勒即寫道，——以世界進化之必然的結果，近來世界的問題，已集中於遠東及太平洋，並集中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註五）『在現世紀之美國對外關係上，無疑的，最爲重大的契機——姑無論其好壞——是太平洋的西岸，即亞洲的海岸與我國的關係。』（註六）當日本的暴行正烈之時，美國現任的國務卿斯汀孫曾有這樣的聲調。

英美對立與日本的發展

（二）英美對立之激化——在世界戰爭以後的數年間，曾有英美協調的某種傾向。這是因爲當時日本在中國的地位很快的強大起來，威脅着英美的利

害，故寧協調以抗日。然而此種協調的保持，爲時甚暫。英美的對立又忽然激化而爲戰爭中之主要的帝國主義的矛盾了。

『比較的只有一點殖民地，但發展非常迅速的金元共和國，與雖有龐大的殖民地獨占而正患着喪失的英帝國的矛盾，是現今國際矛盾的樞紐。當此之際，便釀成了殖民地世界（不，不僅是殖民地）之新的爭奪戰。英美的協調一變而爲猛烈的英美競爭，令人感到大衝突即在不遠的將來。』（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

這種競爭所展開的舞台，仍是太平洋，換言之，是無論如何與太平洋脫不了關係的諸國。

（三）日本之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等的強國，當然促進了世界政治重心向太平洋的移動。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在中國，尤其是滿洲樹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並在國內蓄積了莫大的金準備，（惟戰後十年間已漸次消費，特別是自此

次滿洲事件開始以來，更急速地流出，（註七）其軍備之強，直令人可驚。這樣，日本在亞洲及太平洋的爭霸戰中成爲威脅的勢力，爲美國並英國之第一等的強敵。

也可以說是太平洋爭霸戰之最重要的要素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之極其攻勢的積極性。

這種積極性，是從在封建的遺物與無數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上面發達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的發達條件、及特殊的恐慌而來的。日本資本主義之「×××的性質」、地主與封建領主的合體、官僚與軍閥之巨大作用——這便是世界大戰以後，極猛烈地活躍的、日本之特殊的積極主義所構成的重要原因。日本的地主及資產階級爲要解救現在震撼日本之強大的矛盾，（註八）不惜採取此種積極主義的方策。他們希望由此種積極主義，爲日本的特殊恐慌——由農業上之封建遺物與勞動者之殖民地的生活水準，致國內市場非常狹隘，對於國外

市場的依賴因以加甚這樣的情勢之下所發生的——打開一條血路。並且在此積極主義上面，這些以地主與資產階級之聯合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還要以此為維持並堅固其榨取的手段，（註九）日本積極主義的這種實際的目的及動力，他們嘗以日本『國內的自然資源不足』的號泣以為掩飾。不錯，日本領土的七分之二不適用於農業，日本的食料不足以自給。還有最重要的動植物原料——棉花及羊毛，日本是一點也沒有，煤、鐵、木材，都很缺乏，煤油的採取，只足供其消費的二〇%。

然而這一切的事實，却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主張積極政策的時候，只有在意識到太平洋上的『大戰』必不可免的時候，始有其決定的意義。日本帝國主義若不放棄其積極主義，則此種弱點決不能避免。日本豫料及此，所以要狂妄地擴張其在鄰近大陸之食料上、原料上及燃料上的根據地了。

殖民地爭奪戰的激化

(四) 帝國主義列強爭奪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激化。

『帝國主義之顯著的特徵——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報告殖民地問題及民族問題的演說時，說——是全世界，有如我們之所見，現在分成了多數的被壓迫民族與極少數的壓迫民族這兩個陣營。』

此種特徵，在世界大戰以後，尤為顯著。而在太平洋上，帝國主義列強有許多最重要的殖民地，於是在這裡便發生了為分配及再分配而起的鬥爭。不僅是含有台灣及朝鮮的日本之一切殖民地，不僅是含有菲律賓、關島及夏威夷的美國殖民地，不僅是法國的印度支那、半殖民地的暹羅、荷蘭的東印度羣島、英國的馬來半島及海洋洲，就是印度——『英帝國之最精的寶石』——也是屬於太平洋。在太平洋上尚有為世界資本主義最重要之市場的中國，位於中央。

而因為中國爭奪戰的歸結，到某程度的時候，足以決定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勢力關係這個根本問題，所以此種爭奪便愈演愈烈。

(五) 在新條件下實行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爭奪。

「占地球上人口之大多數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勞苦大眾，自二十世紀初頭以來，已經有了政治的意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及俄國之蘇維埃權力，使這些大眾轉化為推翻帝國主義宰割的世界政策之積極的因素……」(列寧)

「本國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間的矛盾，正一天天的增大。戰後歐洲帝國主義之某程度的衰微、殖民地上資本主義的發達、蘇聯革命的影響、殖民地最多的海上霸王大英帝國內部之遠心的傾向……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有發展的可能，使在動搖中的數億國民的中國革命，其意義無異為帝國主義全體系的一大決口。」

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世界史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中國革命——，使殖民地東洋的全體，發生不絕的動亂與干涉的狀態。

「市場及資本投資領域的爭奪戰……已經引起為分割龐大的中國市場而起的一大干涉戰了。當擄取的對象……在帝國主義者面前尚有存在的時候，一般的帝國主義聯合之形成，極有可能；……但同時，對華之共同的鬥爭，使利害關係最深的矛盾，發展於帝國主義聯合的內部。……帝國主義對中國國民之事實上的戰爭，實有引起帝國主義間極大的衝突之虞。」

這樣，要把殖民地再分割的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勞苦大眾之革命的解放鬥爭之高漲為背景而展開；且彼此交錯於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之上。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和「本國與殖民地」的矛盾不絕的交錯，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世界的支配愈益動搖，而趨於絕境。但是雖然如

此，帝國主義全體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的勞苦大眾間之矛盾，以及愈趨激烈的鬥爭，却不絕地成爲現時代之主要內容，這便是世界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間的兩個體系的鬥爭。因此，太平洋上帝國主義者間的鬥爭，和帝國主義全體對於蘇聯的鬥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最近太平洋沿岸所發生的諸事件之發展，滿洲的強占與中國國內的戰爭——到底不外是與這個鬥爭有最密切的聯繫的。

(註一) Boga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686.

(註二) *Commerce Yearbook*, 1931.

(註三) 一九三〇年的輸出入之「齊低落」，是因爲適當世界恐慌第一年之故。

(註四) Ludwell Denny, *America Conquers Britain*, 1930.

(註五) Millard, *Conflict Policies in Asia*, No. 41921 p.1.

(註六) 斯汀孫致上院議員資漢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發表。

(註七) 日本的金準備在一九一六年末計七億千四百萬圓，一九一八年末已有十一億八千二百萬圓，及至一九二〇年末，乃達二十一億八千三百萬圓。但是到一九二三年七月，却低減為十七億三千萬圓。一九二六年六月為十三億六千五百萬圓，一九三〇年一月為十億七千三百萬圓，及至一九三二年的一月，竟減至四乃至五億圓了。

(註八) 『高度發達的金融資本與發達落後的封建的農業之矛盾……是根本的矛盾。』(森喜一：恐慌中之日本主義經濟解剖、東京、一九三〇年。)

(註九) 『美國的戰爭和中國的復興，自外部威脅着日本。』——一九三二年英國的急進思想家羅素說。(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p. 114.) 『日本是一個錫子，這裏面，內部的壓力正不絕的增大；如果不在適當的時候將安全瓣開放，則爆發將不可避免。』也是一九三二年，俄國白衛軍首領中研究太平洋問題的哥羅文曾這樣的說。(Golovin, 'The Problem of the Pacific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22, p. 21.)

布爾喬新聞日內瓦日報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當上海事件正烈之時所述的聲明亦與此相關，而有引用的價值。

「……在有許多點上，日本與其說是像德國，毋寧說其類似帝制的俄國。日本，無疑的有對於相當的動亂之準備。在這種經濟荒廢的國家，新的戰爭之結果，是很可怕的。……我們決不是想怎樣，……但是如果精神錯亂而使國民追隨一九一四年的德國及帝俄的道路，則他們無論如何將不能免於崩壞。中國的國內狀態亦有可聽者，戰敗將使國民陷於絕望，也許跟着布爾什維主義走。日本的狀態，無疑的比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更壞。照情形看來，也許比帝俄更壞。這便是我們所以担心，九月十八日之輕率的侵略事件，最後的結果也許使半個世界赤化的理由。這便是我們決不能容許日本的軍國主義者——雖然我國忠厚的人們是把他們看做社會秩序的攪擾者——的緣故。」

第三章 太平洋問題與世界資本主義恐慌

在遠東方面，帝國主義矛盾的暴露、發展及日趨劇烈，以一九二九年中國所發生的世界資本主義恐慌為背景，而具有非常顯明的性質。

在這裏，我們沒有討論世界恐慌的徵候與結果之必要。只是在太平洋上，此種狀態實比其他的任何處所更為尖銳，更為病態。因為一方面在遠東諸國，激烈的農業恐慌（這是由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支配而產生的）與經濟恐慌相結合；另一方面，則帝國主義者不僅將恐慌之一切負擔加於其「本國的」勞動者及農民，且竭力想把輻轉嫁於被壓迫的殖民地諸國的勞苦大眾之上。這種恐慌的影響，從居着太平洋的指導地位的三個帝國主義強國，其貿易額的低落，

可見一斑。(註一)

貿易額之低落(對於前年度的百分率)

	美國	英國	日本
輸入			
一九三〇年	三〇・四	一三・九	三〇・二
一九三一年	三一・九	一六・九	二一・五
輸出			
一九三〇年	二六・七	二二・七	三一・六
一九三一年	三六・九	三一・九	二二・〇

在這樣的恐慌之下，不僅使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榨取加劇，且使他們彼此間的殖民地爭奪戰亦日趨激烈，這是當然的。

「世界經濟恐慌之最重要的結果，即為世界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之

暴露，及日益銳化。

『(一)主要帝國主義諸國間的矛盾，銷貨市場、原料之爭奪戰以及因資本輸出而起的鬥爭，正顯然的日趨劇烈。在今日，能夠對原來的勢力範圍及殖民地的分配表示滿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可說是一個也沒有。他們以爲力的相互關係，既已有所變化，則銷貨市場、原料資源、勢力範圍等等，也該與此相應而重行分配。』(斯達林)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解放鬥爭，以及帝國主義者在此種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壓迫與榨取，在上述的情勢之下，是必然的以愈加擴大的規模互爲消長。

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使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的恐慌更以加劇，結果，日本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乃更堅決的想征服中國及整個的亞洲。在另一方面，美國的資產階級，由於此次世界恐慌，深知世界政治經濟的諸事件、外國市場的狀態，於美國及他們個人的幸福有非常的影響。——因此，恐慌便使美國之攻勢

的外交政策，更趨積極。同時世界恐慌，自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之後以來，亦爲日本的發展計劃在相當限度內造成適當的形勢。實際上，德國與英國的財政破綻、及美國國內恐慌之激化，已使世界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全體發生震撼，因此，不僅是歐洲列強，即美國也不得不對日本加以控制了。而因世界恐慌日趨深刻的結果，世界資產階級對中國之侵略的傾向非常尖銳，故列強對於日本在滿洲的行動，其抵抗力量頗爲薄弱。最後，更緊要的——也還是由於世界恐慌的發展，致世界資產階級之反蘇聯的傾向日以激烈；而夢想將日本的進據滿洲擴大爲干涉蘇聯之最積極的世界反動分子，乃更替日本張目。

凡此種種事情的結果以及世界資本主義恐慌所直接產生的，便是目前發生於遠東的種種事件，如滿洲的奪取與事實上之獨占，中國本部分割的開始及對中國革命之國際干涉的形態下所繼續着的戰爭。在中國五大要港的周圍應設中立地帶之日本的提案，以及要把『上海問題』移轉到有關係的列強各國的『圓

莫_二會議之日本外交的努力，無疑地告訴人們，日本實際上已覺到中國的分配，且竭力要參與獅子的分額了。一切帝國主義列強之俱將更多的軍隊集中於上海，表示國際的干涉，事實上已經開始。而與此干涉之進展相共，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更趨激烈，結果或竟引起彼此的衝突，那是不消說的。

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爭霸戰上之勢力的配置，其本身非常複雜。這原因，便是第一，因其不能從全世界之勢力的配置分開，第二太平洋問題與世界帝國主義政策其他極尖銳的問題及矛盾，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然若將次等的要素及次要的動力暫置不論，則此種狀態，大體上可以歸納於三個居指導地位的太平洋強國——美、英、日——之三角衝突。當然，此種衝突一方面互為作用，而另一方面則以現代根本的矛盾，即資本主義世界與蘇維埃聯邦的矛盾為樞紐而展開。

〔註一〕『Economic』, 13/1, 1932. 關於日本的數字，係著者所算出。

戰前爭洋平太的中日關係

第四章 太平洋上英美的對立

在南美中美方面的對立

「此種（帝國主義的——著者）矛盾中之主要者是英國與美國的矛盾。無論在精製商品的銷售方面，或資本輸出方面，主要的鬥爭總發生於英美之間。如果要知道牠的原因，那末只消看一看無論那種經濟雜誌，或關於商品與資本的任何文件便行。主要的鬥爭舞台為南美、中國、舊帝國主義國家之殖民地及自治領地。在此鬥爭中占有優勢的——且占有顯著的優勢的是美國。」（斯達林）

如上所述，英美在太平洋的一切國家內都發生了鬥爭。所以這實是太平洋問題之本質的要素之一。佛蘭克·福克斯會說：

『太平洋的爭霸戰之展開於英美之間，爲非常明顯的事。兩強國都想獲得太平洋，但是誰也不能夠保有牠，這便是實際的狀況。』（註一）

在英國的自治領地裏，這種鬥爭大都爲經濟的鬥爭。但是業已侵入英帝國外圍的美國資本，在英國之太平洋的自治領地，尤其是如加拿大、及澳大利亞，已能確保其最大的勝利了。一九二九年加拿大的輸入中，美國的比例已佔六八%，而英國則不過一六·八%。在澳大利亞的輸入上，英國的部分低減至四三·四%，而美國則增大爲二四·六%。至在新西蘭的輸入上，美國的比例在一九一三年原爲一〇%，一九二九年乃增高至一九%。（註二）

即在南·美·及·中·美也同樣行着經濟的鬥爭，惟此種鬥爭業已轉化爲政治的鬥爭。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上，英美俱利用土著之封建的、布爾喬的要素，以建立

或打倒政府，並組織革命。

在南美太平洋沿岸的四個國家——智利、秘魯、厄瓜多及可倫比亞——內，美國與英國，在貿易上競爭非常激烈。一九二六年的輸入總額中，兩國所佔的比率有如下表：

	智利	秘魯	厄瓜多	可倫比亞
美國	三二·六	四六·二	三二·四	四七·六
英國	一七·二	一五·六	二二·六	一六·二

美國在此等國家內投資之猛烈的增加，從下面的所述即可知道。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其增高的數額，在智利自千五百萬金元至五億二千萬元，在可倫比亞自二百萬金元至二億千萬元，在秘魯為三千五百萬金元至一億五千萬金元，在厄瓜多自千五萬金元至三千萬金元。（註三）若據最近的資料，則美國在智利的投資，這一年的初頭，已達七億百萬金元的巨額，在可

倫比亞達三億二百萬金元，在秘魯達二億金元了。（註四）

就是在墨西哥（在該國的輸入總額上美國的比例自戰前的五〇%增加為七〇%，英國則自一三%減少至七%），或中美諸共和國（巴拿馬、哥斯德黎加、桑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及危地馬拉，在最近十年間，已轉化為美國的咖啡及香蕉農園了），也是美國占着絕對的優勢。不過雖然是這樣，激烈的鬥爭依然難免，在巴拿馬運河直接及其附近地帶，關於這條運河的安全保障問題，英美二國俱鈞心鬥角，而為領土上之戰略上的競爭。這條運河，我們上面曾經講過，對於美國之支配太平洋，是具有莫大之意義的。

在亞洲沿岸的對立

在亞洲沿岸，英國自龐大的殖民地帝國印度東向，據有錫蘭、緬甸、馬來半島、婆羅洲、香港等地——將具有五千萬人口之南洋羣島（Indonesia）幾

完全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荷蘭帝國主義在這裏是

『事實上只是盡着所謂「代理人」之從屬的作用。同時這個代理人必須在這裏完成刑吏與憲兵的任務。』（共產國際）

印度對於英帝國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就馬來半島及南洋羣島而言，則此處的橡皮生產，實占世界產額之壓倒的部分（南洋羣島占三分之一）。橡皮生產為英國資本所獨占，而美國則為主要的消費國，故此種產業乃成為兩國間猛烈鬥爭的對象。在這裏尚有東部亞洲之唯一重要的煤油資源，巨大的鐵礦——在南洋羣島即有日本十倍、中國四倍以上之鐵礦——與錫的大鑛床。（註五）英國以其多數的根據地與由長期之殖民的發展過程而獲得的『殖民地的獨占』為基礎，當然要在這裏維持現狀，但是反之，現在還沒有佔據領土的野心的美國資本，則巨全綫採取積極的攻勢，竭力想侵入馬來及南洋羣島方面，更進而及於印度，以為自己造成更適宜的勢力關係。

英美在中國之抗爭

最後，在稱爲英美抗爭之最重要的舞台的中國，美國資本不僅在若干的重要貿易部門與英國資本作猛烈的競爭（註六）（這種競爭，在棉花、煤油製品、鐵道材料、機械、電氣裝置等等的市場上，尤爲激烈），且在許多最重要投資對象方面，力求最重要原料資源（如絲綢、皮革、植物性脂肪等等）的獲得。不但此也，美國資本更想攫奪中國之政治及經濟的支配權，廣汎地利用其政治的勢力，爲對抗英國與日本，在中國軍閥之間，物色能夠與自己相提携的人，而在軍事技術上及財政上對之加以援助（如供給美國的教官、顧問、軍事材料、飛機等等），由此以獲得中國市場之全部。

英帝國主義因戰後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衰弱不堪，經不起美國資本的強襲，乃不得已而全綫退却，採取防禦的戰略。

英美之政治的對立

在政治方面，太平洋上英美之對立，大戰以後，尤為顯著。美國爲了想把中東鐵路置於國際管理之下而干涉中俄衝突，其所以失敗的由來，便是因爲有此種對立，英國不願替反對日本的美國撐腰之故。這種對立且係由現今日本的行動而釀成的國際狀態之決定的因素之一。

英國的報紙雖然高唱着英美的親善，可是這種對立，却給日本以占據滿洲、侵入中國本部的機會，因爲沒有英國的幫助，美國的反攻卒漸鈍而無力，這是毫無疑義的。英國之曖昧的、消極的、然大體上則對日本爲有利的政策，決不是英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實際上有共通之處的表現。其實，這不過是不能解決的英美之對立，與英帝國主義之反俄政策相結合的現象。美國資本深深地浸潤到英國的自治領地，並在那裏散佈着非常巨大的政治

勢力的事情，以及因此使自治領地所取的立場在某程度上阻止英國的反美政策的事情——原只是使英美的對立愈加深刻，愈加激烈而已。

(註一) Sir Frank Fox, *The Mastery of the Pacific*, p. 20.

(註二) *Commerce Yearbook*, 1931.

(註三) L. Denny, p. 130.

(註四) Scroggs, *The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Latin America*—“Foreign Affairs,” April, 1932.

(註五) 錫的開採在馬來半島，自一九二三年的三萬九千噸增加為一九二六年的四萬七千噸，在荷領東印度自二萬九千噸增加為三萬二千噸。在婆羅洲一九二六年為三萬二千噸，在尼格列為七千噸，暹羅及中國各約七千噸。(Denny, pp. 195—198.)

(註六) 在一九二一年中國輸入總額上，英國本國的比例為一六·〇七% (據中國的統計)。至一九二九年，這個比率低減為九·三%，一九三〇年更減至八·一五%。但是美國的比例，

則幾乎沒有變動，即一九二一年——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年——一八·〇二%，一九三一年——一七·五%。

在一九三〇年，英國與其所有的殖民地（除了香港，香港只是南華外國貿易的集散地）共同輸入中國的商品，總額計二億七千六百萬海關兩；美國與斐律賓羣島合計為二億三千六百八十萬海關兩。如果以自香港向中國的輸入（一九三〇年在中國全部輸入上占一六·四四%）中之四〇%為英國商品，美國商品約占二〇%來計算，則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對華輸入總額，一九三〇年為三萬五千九百萬海關兩，美國與其殖民地輸入的總額為二億八千五十萬海關兩。

固然，這種計算顯然是不確實的。但若與中國的著者，將一九一六年以前的英國的比例作為二〇%，將美國的比例作為六%，那年以後為一二%那種同樣不正確的算法，一加以比較，則似以此為較近實際。

第五章 英日兩國在太平洋上的對立

被壓迫的英國貿易

不論英美的對立是怎樣的激烈，但在英帝國主義與日本之間依舊不能結成強固的共同戰綫以反美。英國雖然對此抱着深切的期望，但日本的利害與英國的利害還是有顯著的矛盾。

東亞貿易上的競爭，與海運事業的競爭同樣，以在日本與英國之間，最爲強烈。無論是英國或日本，其對華及其他遠東市場最重要的輸出商品是纖維生產物，這在兩國之間，實有非常猛烈的競爭。並且這種競爭也及於其他許多的

重要商品。在此種鬥爭中，日本取決定的攻勢，尤其是最近數年中，對英國在東亞的貿易上的地位，加以重大的打擊。（註一）

纖維生產物的輸入狀態如下：

中國

棉布輸入額中英、美、日的百分率（%）（註二）

	日本	英國	美國
一九三三年	一八·一	五六·三	七·八
一九二九年	六六·五	二一·八	〇·三

香港之棉布輸入（%）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〇年	
自英國輸入	五五·五九	一三·四一
自日本輸入	三三·〇五	六六·四七

南洋羣島方面

第三、四期（七月——九月）中之棉布輸入（百萬碼）（註三）

	自英國	自日本
一九二九年	三五	七〇
一九三〇年	一一	七〇
一九三一年	一一	七三

如將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四期與一九二九年相較，則輸入全體減低三三%
 ，英國的輸入減低七〇%，而日本則增加三%。

英領馬來半島

第三、四期中之棉布輸入（百萬碼）（註四）

	自英國	自日本
一九二九年	二四・七	一一・七

一九三〇年	八·五	一五·四
一九三一年	四·三	一五·〇

如將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四期與一九二九年相較，則輸入全體減少五〇%，英國的輸入減低八二%，而日本則增加一八%。

英領印度

每月平均的棉布輸入（百萬碼）（註五）

	自英國	自日本
一九二五年	一〇七	一八
一九二九年	一〇六	四五
一九三〇年	六六	三二
一九三一年	三三	二七

在一九二五年，日本輸入印度的棉布，較之英國，幾少六倍。但是一九二

九年，日本的輸入已在英國的四〇%以上。如將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二九年相較，則英國的輸入減少七〇%，而日本只減少四〇%。（註六）

英國在織物及其他市場上的狀態，至最近始稍有改善，——這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印度及馬來諸國採用了高率關稅，對日本頗為不利；但根本則係由於英國的放棄金本位，以及日本對華干涉所引起的抵制日貨運動。（註七）這種抵制貨運動，不僅在中國，一部分且及於其他的遠東市場。（在印度支那、南洋羣島、馬來半島及緬甸，華僑是掌握商品的分配權的。）

在這種猛烈的貿易戰之外，英國還要受到日本商船的競爭，其猛烈實亦不亞於此。此種競爭不僅發現於太平洋航路及歐亞航路之中，且及於中國的沿海航路及內河的運輸。（一九三〇年中國商船參加中國的外國貿易及通商口岸之相互的輸送，其比例為一八·七七%。同年，英國商船為三六·七九%，日本商船為二九·三三%，還有美國商船是四·七七%。）

另一方面，在中國及馬來半島，日本與英國又是資本投資上之主要的競爭者。在馬來半島與南洋羣島，日本的資本集中於鐵礦及油田。特別是在中國，兩國的投資額，據最近的調查（註八）合計約達十二億五千萬元。英國資本在中國的鐵道建設及鐵道材料、中國的紡績工業、（日本在華的紡績工廠，形式上雖只有四〇%餘，而實際則占其大半，英國直至現在尙只三個大工廠。）郵政設備及信用與貨幣流通方面，（在華之英國銀行與日本銀行的鬥爭，）在與日本資本相衝突。固然，日本投資之大部分係集中於滿洲，英國的主要投資領域則爲南華及華中，但是日本對於華北及華中，也非常注意；在這方面，商品及資本輸出的競爭，極其激烈。還有應該附言的，即英國在日本本國之直接投資，其數實微不足道。

英日兩國之政治的對立及協調

然而其意義的重要，不下於經濟的對立者，是英日兩國政治的對立。缺乏外國市場的日本，希望由外國市場來解決其資本主義經濟深刻的構成的危機。參加殖民地的選擇及分配較其他各國爲遲的日本，爲其一切政治的及經濟的條件所壓迫，實負有分割太平洋西部方面既存領土之狀態的任務。而因在這方面，英國比美國更要主張維持現狀，故日本遂勢不得不與英國相衝突。

『在太平洋上，各國雖有互相衝突的傾向——我們的羅斯福曾說——但這一種事實，則具有決定的意義。即英國爲了大英帝國，或者至少是爲了牠的自治領地……要在這一帶地域上全部維持現狀。』(十一頁)

他另一處又說，『大英帝國是竭力要維持其現有的一切的大保守主義者。』

英國的動向與日本的動向之衝突，最初當然是現於中國身上。中國問題的解決、以爲須除去『中國之無政府狀態』的佛蘭克·福克斯曾說：日本之支配

中國，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他雖然列舉種種的事情爲其論據，然而却又明明的這樣說，即：如果讓日本支配了中國，則

『……從日本之組織的能力與日本之國家的根本力量來說，恐怕日本不僅是支配中國，且將支配亞洲全部，並也許就要君臨其餘的世界。』

(二八八頁)

這對於英國實係很大的犧牲。

『日本要把這個問題（中國問題）用武力來解決。然而這……對於全世界的和平，將爲一種威脅。』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要支配的，不僅是中國，即馬來半島、荷領東印度，（使日本對此眼紅的是那裏有鐵及煤油、錫及橡皮，並有可以擷取的龐大的土著住民，）也是牠的目標；並且還想進而支配英領印度及太平洋上的自治領地。（所以印度與這些自治領地都持反日的態度）。這樣，日本之殖民地擴張

政策，究竟是只有犧牲英帝國主義始能實現的。

據上所述，可知不但是日英的利害不能調和，（在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根本沒有所謂調和，）即在兩者之間要造成稍微鞏固的、緊密的、永續的協調，亦頗困難。（只有爲了要實現兩強國之具體的反華及反俄的動向，始有協調的可能；惟此種動向，不僅不能排除兩國之相互的矛盾，反之，且更促其趨於激烈。）所以如要結成新的日英同盟，是沒有希望的。爲什麼呢？因爲在英帝國主義覺得日本的要求及日本之殖民地擴張政策非常難堪時，這樣的同盟的締結是不可能的。

『假使日本要實行完全獨霸中國的政策——中國及香港的英國商會書

記傅爾曾這樣聲明（由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揭載於自由黨機關報 *The News Chronicle*

的論文）——那末英國便將非單獨的外交手段所能擁護其利益。因爲

到那時候，不僅是『門戶開放』，即太平洋上之我國的通商航路的安

全，以及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地位，也都將感受威脅了。」

東洋赤化的防壁之日本

但最重要的是，英日的矛盾係在兩個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在帝國主義要維持其正在動搖的東洋的支配權的鬥爭、以及在所謂英美對立那種情勢之下所展開的事情中。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英日兩國本質上雖互相敵對，却也可發生一定的——雖然是一時的——接近與協調。特別是在中國，英日的相互關係，嘗為英美的對立所左右，且因英國對於中國革命非常恐怖，亦大有影響於其間。在亞洲保有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帝國（印度）與非常廣大的領土的英國，對於中國革命是與日本同樣感受直接的威脅的。

然而不管這種革命的波濤一天天增高，但英國這個獅子的爪牙是早已今非昔比了。大戰以後，日本國勢日強，成為英國之有力的競爭者，這便是使英

帝國主義的地位更爲困難的原因之一，但在同時，英國在制止中國革命的鬥爭中，只有這個競爭者是其重要同盟國。所以英國與日本之間，雖然橫亘着深刻的矛盾，但此種鬥爭則又使兩國携手。衰弱的英國竭力想利用日本帝國主義爲國際的警犬。這是決定英國對日關係的動力，且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發展，使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支配，更感威脅。英國以此種威脅的壓迫，乃不得不對日本在華獨占支配的增強，遠心地表示歡迎。英國甚至在某種限度以內，承認日本的意向，分割中國。但是這樣，以爲對殖民地革命的鬥爭可以維持並鞏固帝國主義全體的鬥爭的論理，便與帝國主義相互鬥爭的論理，發生衝突了。（註九）

但是對殖民地革命的鬥爭的論理，和封鎖蘇聯政策的論理，却屬一致。此種政策 自蘇維埃聯邦成立以來，即爲英帝國主義所採用，或則明槍，或係暗箭，始終未嘗有一日的放鬆。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英國不僅積極的支

持日本的干涉，且支持日本的遠東侵略計劃。曾任美國出征蘇聯沿海州的司令官之美人葛雷斐斯，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即引用了許多足以確證此事的事實。近來英國保守主義者對日本在滿洲的侵略政策之所以寬大，依然是由於他們對蘇維埃聯邦的侵略政策。英帝國主義對於此次日本行動的態度，這種反蘇政策，仍是演着最大的作用。因為日本侵略的機能，在英帝國主義的反蘇陰謀之中，實在是不可缺的要素。

這樣，英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間的尖銳的矛盾，雖使英國與日本相對立，但其反美、反華、尤其是反蘇的政策却又使英國與日本相提携。英國的對日政策所以迂回曲折如此者，殊毫無足怪。日本帝國主義在英日同盟的二十年間，以此為根基，且在其庇護之下，強盛起來。這個同盟，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以美國及英國自治領地的壓迫而消滅。不久，英國即在新加坡着手建造強大的海軍根據地。這在客觀上，當然是對日本的威脅，

（「新加坡根據地的目的，只是爲了與日本的戰爭。」）（註十）但其爲對美國的一種防備，亦甚明顯。其後數年間，英美維持着表面的協調，日本則陷於某程度的孤立。可是隨着英美對立的激化、東洋方面革命威脅的增大、與英國對蘇的侵略政策的重新強化，卒使英國與日本之間，又發生了新的接近，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裏，締結了關於對華協調的一種協定。英帝國主義對於日本的對華侵略，所以在事實上像承認日本行動自由的這種態度，也許便是這種協定的結果。英國的拒絕贊助美國，以及英美對立的明顯，（不管華盛頓屢次的提議合作，而倫敦方面則始終表示拒絕，這事情在以前是視爲二國見解不同的故，）無疑的是使美國在某期間陷於孤立的重要原因。不僅如此，他如英國在國際聯盟所取的立場，英代表之積極的參加對華派遣調查團的喜劇，英國外交大臣西門之關於滿洲問題的演說，（在這些演說之中，西門不絕地以此爲敷衍，如謂缺乏報告，國際聯盟在未收到調查團的報告之前，不能發表什麼意見

等等。——凡此一切，俱足證明英帝國主義要承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雖然結果，尤其是北京——山海關鐵道讓步的結果，使英國資本受莫大的損失，）甚至在中國本部，英國目前亦不能對日本有任何積極的行動。

但是這種情勢，其意義却並不是說遠東方面之現實的反日的矛盾，將有暫時的緩和；反之，隨着日本之攻勢的發展，這些矛盾將必然的更趨激烈。所以此後，在日本更進而侵略中國の場合，美國必要在英國自治領地的援助之下，再打破英日的協調。

（註一）足以表示此種事實的仍係中國的狀態。數十年來英國掌握中國外國貿易的霸權。（遠在二

九〇四年，英帝國即與香港共占中國輸入貿易的半數以上。）英國（殖民地除外）及日本

在中國的輸入上所佔之百分比如次：

	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英國	一一·九	一六·〇七	九·三〇	八·一五

日本 一五·六 二二·五五 二五·二二 二四·六三

英國與殖民地（除了香港）共同輸入中國的商品，在一九三〇年計為二億七千六百六十九萬兩，而日本合朝鮮共計，其輸入的商品，則為三億四千二百一十二萬海關兩。如前所述，若將從香港輸入中國的商品，作為英國占四〇%，日本占二〇%，（上述的中國著者各以二〇%、一〇%來計算）則英帝國在一九三〇年輸入中國的商品總額為三億五千九百萬兩，日本為三億八千四百九十萬兩。

（註二）滿洲通報、一九三二年、第二號、七九頁。

（註三）"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 16/IV, 1932.

（註四）電報通信集成、塔斯通信社、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

（註五）同上。

（註六）這種競爭，不只限於遠東市場。自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一九三一年六月，在英國的五個「帝國殖民地」——馬來、錫蘭、蘇丹、烏干達（Uganda）、克尼亞（Kenia）——中，英

國所輸入的棉布合計三千八十萬碼，但日本的棉布輸入却有八千九百六十萬碼。『即在西

部阿非利加的織物市場上，日本也是英國之可怕的競爭者。』(“Morning Post”

11/II, 1932.)

(註七) 日本的對華輸出，因世界恐慌的結果，在日本此次侵略之前，即已顯著的大為減少。去年

後半期繼續發展的抵貨運動，對於日本的貿易，實無異致命的打擊——較中國歷次的排日

運動更為致命的。這種抵貨運動的影響，如一九三一年度日本的輸出，從一九三〇年的四

億三百萬圓激減至二億五千八百萬圓。其減少率為三三%，實遠比當年日本全部輸出的減

少率二二·三%為高。在同一期間，其自華的輸入，減少一六·八%。在維持日本收支平

衡上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中日貿易差額，竟自一億二千萬圓，突然縮小為二千二百萬圓。

而減少得最厲害的，係日本對華中的輸出，其減少率為四四%。他如華北輸出減少三七

%，華南輸出縮小三五%。對滿洲的輸出減少二二%。日本棉布的對華輸出與砂糖（自二

千五百萬圓減至千二百萬圓）的輸出，同樣減少半數以上（自一億千四百萬元減至五千五

百萬圓)；至於棉絲的輸出則幾乎全部消滅(自五千六百萬圓減至九十萬圓)。

但是這些數字決不足以充分說明日本貿易在華所受的大破綻。據一月中旬所發表之上海日本商會代表者米里的計算，抵貨運動在當時所加與於日本商工業的損害，計一億八千八百萬海關兩。在中國的貿易港，「凍結」着八十萬噸以上的日本輸出商品。(單是上海反日團體所封存之中國商人手中的日本商品，其數額計為六千萬海關兩。)除此巨量的商品以外，停滯日本港內的商品，亦頗不少。

這些數字說明日本本國商工業的損失，但受害最烈的却為在華的日本工業。據日本紡織業聯合會的資料，他們在一九三一年年終的時候，只能銷出其生產的二〇%。這還是超越中國領土輸出以傳之於日本商人的。至其所剩的八〇%，則堆積在日本工廠的倉庫。據此等計算，日本紡織業的損失單是上海一處，在日本的占領以前，即已每月不下二千萬海關兩。……在這上面還須加算日本海運業之巨大的損失。此種損失，據上述米里的計算，為三千五百萬海關兩。日本輪船公司曾廢止或縮小航路，以至停船。現在停船的噸數已超

過了百萬噸。

二月以來，上海最初的戰爭以後，日本的對華貿易，幾全部停頓。日本的銀行對滿洲以外的中國商埠，竟不能發行信用狀。

因爲在中國及其他貿易市場上，英日之間存在着如上所述之激烈的競爭，所以此種日本的損失，當然就是英國的利得。英國的布爾喬新聞，因在國內找不出景氣向上的徵候，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後數月間，曾不絕地將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指爲英國輸出及產業呈顯活潑氣象的原因。這東事件對英國貿易的這種樂觀的評價，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便立即狼狽地轉變。以上海戰事的發生，在這個最重要的貿易港裏，一切的交易幾乎全部停頓了。

(註八) Blakeslee in Foreign Affairs, Oct., 1931.

(註九) 關於此點有非常之特徵的，是英國殖民地政治家在中國頗爲有名的胡德海特在最近上海事件之際所取的態度。他一面承認日本積極政策的結果，將使英國的利害，有遭侵害之虞；

但一面則又這樣的聲明：關於日本的訴之武力，「所有外國人」的利益，俱要求這種武力的勝利。

(註十) 當時日本的報知新聞曾這樣說，「我們聲明：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之具有莫大犧牲的設備，即表示英國對於日本的敵意。……當此計劃實現之際，我國應該記得的假想敵是很瞭然的。」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載於『The Nation』。

第六章 美日的對立

政治的對立強於經濟的競爭

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對立，在世界的種種矛盾——即以現今最深刻的英美對立，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與蘇維埃聯邦的矛盾為基礎，且與此相關聯而發展的諸矛盾——之一的體系中，雖只居着次要的地位，然近年來的突然趨於緊張，則係事實。

美日這種對立的本質、及其激化與爆發的原因，並不是只限於經濟的競爭。因為美國在華及其他市場的貿易，與其說是與日本的貿易處於競爭地位，

寧說是與日本以補助的。美國輸出到這些市場的一部分（四〇%），俱經過日本經紀人之手；而更多的部分（約半數），則經過日本的銀行。（註一）此外，日本輸出到中國的商品，大部分，尤其是纖維生產物，都是由美國的原料或半製品而加工的製品。尚有美國的鋼鐵及機械，不僅是日本，即日本在華的企業家之所需，亦都由其供給。（據南滿鐵道會社的資料，該社從美國購得的材料，截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時，總額為一億二千九百萬圓；購自日本的材料，總額一億九千三百萬圓。）

美國的輸出，在日本對華輸出的重要商品，如纖維生產物與大眾的消費資料這領域裏，並不積極。反之，如美國最爲關心的煙草、煤油生產物、木材等，日本並無此種輸出。同樣，美國的商船與日本及英國的商船不同，在中國與東亞方面的運輸上，沒有多大的作用。美國在華實際上所投的資本，亦不能與英日相較。（據上記“Foreign Affairs”中 Blakeslee 最近的資料，在一九

三二年十月當時，美國的投資額總計是二億五千萬金元。而且這些資本與中國鐵道的關係，非常微弱，與中國的重工業及纖維工業，即日本所最爲關心的領域，更毫無關係。最後，我們應該竭力指出的，即美國與日本自身的貿易，明顯的是駕於對華貿易之上。美國在貿易上，對於日本市場，實比中國市場更爲注意。此種情形，由下表即可明瞭。（註二）

對於輸出入總額的百分率

美國的輸出		美國的輸入	
日本	一九二一—二六年 五·五	日本	一九二一—二六年 九·五
中國	一九二一—二六年 二·九	中國	一九二一—二六年 四·四
	一九三〇年 四·三		一九三〇年 九·一
			一九三〇年 三·七

其次應該敘述的，在日本國內的外國投資中，美國是居於第一位，——據今年二月美國商務部所發表的資料，美國在日本的投資，總數爲四億五千三百

五十萬金元。其中，傳道事業的投資八百萬金元，生產的投資六千五百五十萬金元，日本國債的投資一億六千九百九十萬金元，日本政府保證的股價證券三千五百四十萬金元，地方公債四千三百萬金元，日本私人公司的股票及公司債券的投資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金元。

獨占支配的爭奪

雖然如此，但是太平洋却為美日兩國目前尖銳對立的舞台，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美國與日本在東洋的衝突，是兩種攻勢的勢力，兩個帝國主義強國的衝突。兩國對於現存之領土的、經濟的及政治的勢力關係，俱感不滿，而為要擴張其支配的範圍，於是乃發生積極的鬥爭。前面已經講過，日本帝國主義嘗以滿洲及中國全部或大部分之獨占的支配為直接的目標，且欲以此為基礎，進而支配全部遠東及太平洋的許多島嶼，竭力以求發展，同時并對美國在英國的

自治領地（這不僅在經濟方面，即一部份的政治方面，也正一天天的墮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及中美南美之重要的利害，加以威脅。日本所擴展的方向，這樣，正與美帝國主義發展的路程相交叉。美帝國主義自九十年代之終（美西戰爭）告厥完成以來，即首先向東洋試其鋒銳，常過去十年間，並在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施以組織的、侵略的反攻。

美日的矛盾 因為是兩個最積極的、攻勢的帝國主義，為爭奪東洋全部及太平洋的獨占支配而互相排擠的矛盾，故這個矛盾是非常尖銳而難以和解的。在中國，這個矛盾更為強烈，並且更為露骨。『在今日，中國比任何地方都為重要。美國政府及政治家們曾將中國的意義加以如此的評價。』（Denny, p. 81.）

日本利用其土地相接之軍事的優勢，自世界大戰開始，便公然實行其以奪取滿洲分割中國為目標的大陸政策。

在日本的文書或日本的出版物中，可以找到與此相關的各種各樣的聲明，或爲漂亮的、極其曖昧的外交辭令，或係露骨的軍隊式用語。前者在日本半官的著述家河上清所寫的東西裏面可以看到，後者則可以有名的田中奏摺爲例。

『日本在華之生命的利害，如遭侵害，——河上氏在一九二八年曾婉轉地說——則雖日本的自由主義政府，亦不能袖手坐視。這是很明白的，日本人除極少數以外，對於此種生命的利害，尤其是在滿洲的利害，不能因運命的播弄而將其放棄。此種利害倘能平和地有所保護，自當不爲已甚；但若是親善的政策不能保護此種利害的時候，那就惟有另取某種其他的方法了。』(註三)

『日本若不採「大陸」政策，是不能解除東洋的困難——一九二七年政府黨政友會的總裁田中男爵在其奏摺中這樣聲明，——欲支配中國，必先佔有滿洲及蒙古。欲支配世界，必先佔領中國。我國如能將中國占

領，則其他亞洲諸國及南洋諸島，俱將臣屬我國。那時，全世界纔知道東洋爲我國的所有，而不敢侵害我們的權利。」

美國的武器——門戶開放主義

分割及占領的政策，固然是一切帝國主義強國所共通的東西。惟美國和在華之其他帝國主義有所不同者，便是欲獨占支配中國市場的美國，對於以日本的指揮，或以英日協定爲基本而分割中國之事，却表示斷然的反對。因爲參加殖民地獲得的舞台較歐洲列強爲遲的美帝國主義，實無暇在亞洲大陸，於適當的時機確保其適當的根據地及「勢力範圍」。

「斐律賓的占領，與美國在東洋方面的世界政策開始發生顯著的作
用，二者的巧合，並不是偶然的。」（註四）

但是爲「侵入」亞洲大陸之領土的根據地的斐律賓，可不能與英國日本及

法國所有的殖民地根據相匹敵。因此，乃產生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種政策，不外是反對列強分割中國而不利於美國時的一種手段。

『美國以提倡門戶開放主義為唯一方法，而與列強分配中國貿易將美國除外的傾向相對抗。』（註五）

這種主義是隨着美國在華及東洋各地之貿易上的利害以俱來的——至少美國的作者是這樣的主張。但是這主義之最初明顯而確切地表示出來的，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一八九九年致送列國的通牒。在這個通牒裏，只是說貿易上，在中國領土的各部分，甚至列強所視為『勢力範圍』的界限內，俱應確保為自由市場。並具體地向列強提議，在其利害範圍及租借地內遵守如下的事項：

- (一)不侵犯既存的商埠（對一切外國人均開放的）及外國人的『既得權利』；
- (二)不設立有利於己的關稅上的特權；
- (三)對於第三國的商品不賦課較本國商品為高的碼頭稅及鐵道運費。

從海約翰的通牒看來，門戶開放主義的適用，似只限於比較狹隘的貿易政策的範圍。

『美國的貿易政策，以其生產力的增大，及在外國市場上完成品的競爭力的增進，而有非常的變化。最後，放棄了相互原則、特權、及最惠國待遇這種狹隘的解釋，而代之以世界市場機會均等的要求。』（註六）然而這種貿易政策是以將來為目標的。

『美國政府與其計較貿易利害的政策同時，開始即樹立遠大的政策，以謀廣大的東洋貿易之發展。』（註七）

『對美國貿易的差別待遇，是阻塞其將來的成功的障礙；因此，乃選了均等主義為最好的鬥爭手段。』（註八）

最要緊的是，海約翰的這個通牒，還不過是出發點。為什麼呢？

『因為門戶開放主義，有如政治上的主義……必然的帶有動的性質，

可以任意解釋而伸縮自在的。」（註九）

因此，美國常把牠加以最廣義的解釋，超越通商制度的範圍，而將其應用於對華及各地之政治經濟的支配。尤其是此後美國的文書之中——如在美國所指導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中尤為明瞭——『門戶開放』的原則，便包括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這個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最初是用以防止列強對華的『蠶食』，繼則專以阻礙日本的發展。華盛頓條約的全部，本質上可以說無異禁止日本在華種種事項之一覽表。例如尊重上述中國領土的『完整』、尊重『中國全境各國民在商工業上的機會均等主義』、不得利用中國的政潮以求特殊權利或特典的獲得等等。

與『門戶開放』政策具有密切關係的，是美國因反對瓜分中國而再三提倡的國際共管計劃，即將在華最重要之門爭對象國際化的計劃。在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美國曾極具體的提出關於滿洲鐵道的此類計劃；在一九一二——

一九一三年，還有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對於中國的財政及債務（戰前及戰後的國際銀行團），美國也曾提出這種計劃。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有一批美國人曾非正式的以更大的規模提出這種計劃（即所謂中國道斯計劃）。至一九二九年，又將這計劃應用而為中東鐵道「國際化」的提案。在大戰以前，這一類的計劃，尙可以視為防禦的、阻止的政策。但因美國的目的在阻止列強的領土佔領及勢力範圍的擴大，以保護其本國的將來，遂一轉而採取決定的攻勢。由羅斯福之所言，「門戶開放」主義雖似基於高尙的原則，但實則為弱小國家的手段。故以下的附言，只有在上述的意義上纔為正確。

「美國力求他國國民對其政策的贊助，為制止其他強國之積極的種種行動，故竭力以求消極的共同動作。」（註十一）

但至大戰以後，美國發生了很有利的勢力關係，美國的活動性，乃突然增大。

門戶開放主義的發展與變質

『門戶開放』的政策、國際化的計劃，都已暴露其極明顯的攻擊的、侵略的本質。即美帝國主義已開始將此種政策用以爲確保對華獨佔支配的手段了。

不消說，以爲門戶開放主義是使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獲得解放的，那只有革命的反叛者或御用評論家是這樣。在一九二二年，英國的羅素曾這樣說：

『美國人爲了貿易，爲了安全的投資，希望中國能夠成立一個鞏固的政府，增進國民的購買力，使其他強國不再從事於領土的侵略。然而他們決不願中國成爲非常強盛，能夠自己經營其鐵道或礦山。他們反對中國爲謀經濟獨立的一切企圖！』（註十二）

這樣，漂亮好聽的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其實只是美國藉以掠奪、發

展、並貪慾無厭的手段。這是美帝國主義爲了要獨占所獲，而阻止他人的分配之政策的手段。

在最近十五年間，這種手段首先猛烈的施用以對付日本，那是不必多加解釋的。因爲日本是現今『決定的蠶食』政策之最積極的、狂暴的實行者，日本與美國在華之積極的攻勢，有正面的衝突。美國資本一方面利用一切的良機，主張適於這種體裁的原則，以阻礙日本的攻勢，他方面則在中國施行反攻。美國資本竭力侵入到運輸與通信（航空、無線電）方面，並利用南京政府與其奉天的同盟者爲反日政策的工具。最近數年來滿洲中日關係的惡化，便是美國資本這種反攻的結果。美國資本鼓舞並援助奉天當局，而使之對抗日本之更深的侵入。在這方面的中日衝突，很顯明的卽爲美日衝突的反映。

美日戰爭是可能的麼？

美日矛盾在太平洋上之緊張的程度，最先是表現於太平洋軍備問題的激化。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當另章詳述，在這裏不必細說。此種矛盾的緊張，即在美日兩國的幾次『和平的』、『和平主義的』聲明之中，亦可看出。世界上沒有比帝國主義者的和平論更滑稽的東西。當倫敦海軍會議之際特派赴日的威廉·喀斯爾，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在威廉斯頓 (Williamsstown) 的國際政治協會所讀的報告之中，曾這樣說：(註十三)

『一涉及海軍力的問題，日本人常豫想與美國艦隊，且只與美國艦隊相衝突的事。』

(這裏應該提及的是美國的海軍主力，自世界大戰告終以後，不久即自大西洋移至太平洋。)

『然而日本與美國不得不出於戰爭的理由，却一點也沒有。』喀斯爾說。

照喀斯爾的說法，貿易不能成爲戰爭的理由，因爲戰爭，其意義實無異貿易的破壞。至於日本將占領斐律賓的風說——也「不過是關於黃禍之普通的街談巷議」。在那裏是只有中國會成問題，然「我國之實際的政策只是主張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而止」。喀斯爾更進而說道，

「日本會由條約而爲這兩個原則所約束。且諸君也很知道，如日本那樣能嚴格地實行這種條約之義務的國民，實在是少。不但如此，日本對華的一般政策，現在亦和我們自己的政策，最爲接近。」

換言之，美國之意，若日本不侵犯美國對華政策的諸原則，可以不與日本起釁。羅斯福會把這事情說得更明白：

「使太平洋諸國民問題惹起敵意的原因，並不是不能解決的原因。」——他在其所著的書中說。但是「海軍專門家則以爲日美間的戰爭在一九二一年有真實的可能性……這便是日本以某種勝算而與美國以打擊的

最後機會』。『但在今日，美國與日本的戰爭幸有完全不可能之勢……

只要日本不破壞現狀，美國人和日本人是不会在太平洋上起釁的。』

(註十四)

但是這種有條件的和平公式，卒因最近十餘年日本的發展與日本大陸政策的全部歷史、以及要造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世界之顯著的企圖，而屢遭否定，一變而為相反的情勢。日本對於這個公式，遠在此次事件發生以前，海軍中將佐藤鋼次郎在其所著的日美若戰（五—六頁）中曾與以露骨的回答。這本書是一九二二年當美日關係緊張之時出版的。

『我們帝國無論在地理上或是歷史上，都具有用種種手段向大陸發展的使命。這決不是侵略。因為帝國在大陸的發展，若一旦被阻，那末便將危及本身的生存。正如盆中的植物一樣，帝國是只有植根於大陸纔能生存並成長的；倘若脫離了大陸，帝國即將趨於死滅。然而美國，却極

力想剷除這種根株，代日本而在東亞大陸實現其帝國主義。」

在一九二七年，田中男爵曾以軍隊式的直截的語調更明瞭、更粗率地說：

「當實現這個政策（大陸政策）之際，我們必須與美國開釁，……如果將來我們要想支配中國，那末我們便須首先對美國開戰。」

滿洲事變與美日關係的惡化

日本的滿洲侵略與日本目前在中國本部所從事的戰爭，無異將美國在外交官的正式演辭裏，及極大胆的著作家在所著的書中不斷地主張的「和平」前提，根本推翻。這一次的事件，將過去數年間所不斷地釀成的美日衝突，暴露無遺，並且極度的現實化。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早已列為世界政治課程的太平洋問題，雖不是現今世界政治之決定的要素，亦終是最緊急的問題之一了。

由滿洲侵略，使日本在大陸上得有新的重要根據地，而保證其莫大的物質

資源（原料、食料品、燃料、重工業），事雖不過如此，然其意義，實無異日本帝國主義之非常的增強，可以說是太平洋爭霸戰的接近。美國對於這種發展是不能默爾而息的。因為由此，太平洋爭霸戰的條件，對於日本將顯然的一變而為有利。不僅如此，在另一方面，滿洲的占有，在日本帝國主義尚不過是新發展的一個階段。日本現在不但奪取滿洲，且欲進據由戰時的、政治的及經濟的方面說來俱極重要的上海。試觀上海交涉的經過，即可見日本竭力要想維持此扼長江咽喉的新根據地的野心。於是美國遂陷於不僅是喪失滿洲，且其勢力最強的中國中部亦將失去的危機。

此外，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進展，於是華盛頓九國公約與此條約中規定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的原則（照日本外交家的說法，中國不是統一的國家），須重加審議的呼聲，乃甚囂塵上。換言之，由日本之意欲即着手於中國的占領，無論如何，在不遠的將來，要着手於保證這種分割的新練兵場的占領。

美國對於日本的此種政策，是完全不能答應，即在現今也沒有答應的理由。日本的此種政策，不僅將太平洋爭霸戰的勢力關係根本加以變更，更在不遠的將來，使美國今後的進展完全失其力量，將美國的遠東發展計劃一脚踢翻，其勢且非把現在美國的地位推倒，使其喪失中國市場，不能復在中國市場任意擺佈不止。固然，日本的財政尙不能供應此種發展計劃，日本帝國主義非有美國金融的援助，不能成此大舉，因此之故，暫時之間，對於美國不得不與以引誘，使其成爲日本在華企業之無力的投資者或「暗中的提攜者」——即使美國資本爲日本自身的目的而服務——這種引誘在最近也曾有過。例如一九二七年南滿鐵道會社欲向美國募巨額的公債，但其政治的意義，不消說即爲使美國不能在滿洲任意擺佈。與日本，尤其是法國的財政有密切關係的摩根財團，雖顯然的欲應募此種共同投資，但因美國的國務部（外交部）決然的拒絕這種公債，故未實現。美國財團之中，雖也有人具不同的見解，而願爲日本在華企業的投

資者，然這決不是全體美國資本的立場，則彰彰明甚。與此同樣顯明的則爲日本與美國的各個財閥間雖成立怎樣的一部份協定，但是兩強國互相排斥的帝國主義運動、並互相矛盾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不相容的衝突，一時即由此而抑制下去，但要使其緩和則不可能。

美帝國主義與外交關係

固然，可以抑制太平洋上美日衝突的勃發——尤其是公然的爆發——的許多條件，也不是沒有。無論從美國之政治經濟上的特殊性來看，或是從現今政治經濟上具體的情勢來看，都存有那樣的條件；但是却都沒有決定的意義。

照美國的特殊性說來，在美國有所謂『各州主義』；可是這種主義因在活動上曾受一度打擊，尤其是受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正急速地消滅。這種落伍的各州主義，雖迄今尙在某限度內支配着美國人的氣質，但其所能支配的，可

不是大財閥，而不過是美國中小布爾喬頗為廣汎的階層。這種主義之所以成爲時代錯誤的思想，其原因便是美國之國際的地位已有了顯著的變動，美國已一躍而居有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之主導的地位。直至最近，原來與本國的資源地或領土占領幾無關係的美國資產階級，現在却急於要着手征服外國與獲得海外市場了。所謂各州割據那樣的觀念，是不能與經濟領域的此種激變同其步調的。

在美國，國內市場即至今日也尙比其競爭諸國更有巨大的意義。試看下面的事實，即可爲證。

「美國擁有只占地球全體的七%的人口，而其現在的消費，則爲世界鐵產額的四二%、銅產額的四七%、煤油的六九%、橡皮的五六%、煤的三六%、錫的五三%、咖啡的四八%、砂糖的二一%、生絲的七二%、汽車的八〇%以上。」（註十五）在一九三〇年，美國的輸出率（對生產額的輸出率）爲木棉四四·七%、烟草三九·三%、小麥一八·九%、機關車二〇·八%、機械材料

二八%、打字機四〇%、農業機械二三·三%、煤油三三·九%、桐油二八·五%及其他，而其餘的生產部門，則輸出率顯著的有所減少（肉類五·四%、煤三·五%、鐵軌五·一%、汽車七·一%）。美國的輸出總額對於生產總額的比率，在一九二七年為九·九%，而一九二九年則為九·八%。（註十六）不消說，這少量減少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意義表示其輸出狀態，顯然足以左右『景氣』與『不景氣』的境界之故。與此同樣可以明白的是，美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上的對外利害，決不限於貿易。二百四十七億金元的美國對外投資額，（註十七）便自然的說明其中的關係。即因為外國公債與美國商會在海外的股票普遍於美國布爾喬中間層之間的結果，『在美國，有比英國更多的人們，在外國的財政擴張上感到直接的利益。』（註十八）美國不是早就不是資本輸入國而為資本輸出國的麼？在這種歷史的經濟的基礎之上，民主主義的美國即至今日也尚有這種幼稚的思想，即脫離無價值的不道德的周圍世界而獨自孤立，

以保守政治上的安全：說起來真是奇怪呢。

所以如謂美國在侵略戰爭以前，其積極的對外政策之施行，可以不受外國市場的支配，那是完全離開了事實的真相。今日的美國，是採取了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積極的政策。只是因為其與外國市場的關係比較的新，且這種關係以前並不明瞭之故，美國的資產階級，至少其中間層的戰爭熱，乃較英國與日本為遲鈍。加以在美國既沒有類似日本的軍閥官僚那樣的人，也沒有組織的戰爭宣傳，而在這裏，值得注意的在美國有與其帝國主義之現代的要求，毫無所用的十八世紀所遺留的憲法。這部憲法的根本原則，並不是權力集中主義，而為權力分割主義。『美國的國家制度，遠在給與這個廣大的共和國以所謂世界仲裁者的地位之後——漫步着……使一七八七年的憲法強固化，直到現今，尚無所牽制的運用着。』（註十九）

最後，事實上到現今尚遵守各州主義的人們，不外是一羣職業政治家，他

們組織美國之公的國家機關，（這裏所謂國家機關，並不是集中於金融資本代表者所掌握的現實的權力，）貪求華爾街所給與他們的少許利益，無異於搖尾乞憐的饑犬。美國的議院在遠東風雲緊急之際，尙討論不過是名義上獨立的斐律賓羣島之「漸進的獨立問題」，也不外是各州主義的遺毒而已。（註廿）

還有在美國，工業的利害和地主的利害，亦有對立的關係。不消說，以遠東農業國爲侵略的對象，在地主方面是沒有多大的利害關係。但是反過來說，這些因素雖然可使美日二國在太平洋上之公然的衝突，比較的緩慢，但可不是決定的因素，因爲這種衝突的事實，以及這種衝突，由今後的進展，是決無法避免。現在支配着美國的金融資本，是不會變更其太平洋上的計劃與政策的。惟美國的金融資本，必須將以上的條件加以一番考慮，因一旦有事，爲實現其太平洋政策而動員國內的時候，將使這種運動有若干的遷延，是可以預料的。

以上的因素，與美帝國主義對外政策及軍事問題，無不息息相關。而目前

之具體的政局，則正力求消滅此種因素的作用。

這傾向便是日本的攻擊中國及進占滿洲，乃是與世界帝國主義全體的反蘇運動有關的。這使美帝國主義對於反蘇運動，與其敵國同樣，擔負着一分義務。美國的反動，與英國的反動一樣，以為現今日本的占據中國，是具有反蘇的意義，可以進展而為反蘇的戰爭。而因美國的反動，事實上指導着為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為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堅，所以從他們看來，反蘇戰爭的遠景，和對於歐洲的反動同樣有巨大的意義。美帝國主義與其他諸國的帝國主義一樣，以撲滅中國革命為有利。如果中國革命一旦勝利，那末世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便立即將有崩潰之勢。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所不同的只有下述幾點：第一、美國的資本，并不像日本與英國那樣，直接感受東洋殖民地諸國革命的威脅；第二、美國的資本，希望防止『赤禍』的戰爭即使發生，而這種戰爭却不是使日本勢力強大，使太平洋上現在的勢力關係根本

變動，而於美國爲不利的事情。

反過來看，美國自身之經濟全體及金融財政上的恐慌，也是抑制美日衝突的重要原因。巨額的豫算赤字（二十五億金元）、因恐慌負擔的分配問題而發生之猛烈的內部暗潮，當然使美帝國主義不得不於對外政策加以相當的警戒。但與日本在遠東的進展相關聯而決定美帝國主義現今的戰術（所謂戰術，並非指某一期間的戰略而言，）之最重要的動力，則如前所述，爲美國外交的陷於孤立。這在最近日本占據滿洲的前後，實明顯的表現着。當三月之末，日本各報，一齊發表日本政府當局關於目前外交方針所發的報告，這個報告之中曾有這樣的聲明：「除美國一國外，英、法及其他大國俱承認日本遠東的立場，而默許日本對滿洲問題採取指導的（獨立的）行動。」因此，在今日的日本，已經有這樣的有利情勢，不怕陷於孤立，不必像從前那樣顧慮美國，儘可以採取完全獨立的行動。法日之間成立了某種協定，雖未能證實，但英日間亦有某種協

定之無疑的事實，却使日本此種自信的主張，有所保證。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美國立即開始戰爭呢？還是因為尚沒有準備齊全，而對於當前形勢取觀望的態度，等待情勢有利於本國的時候，再行反攻呢？而此後者的方針，便是美國現今所取的立場。

斯汀孫外交與美日關係

這種立場，爲現今美國對於日本侵入中國及滿洲之決定的態度，實毫無疑義。事實上，當日本在滿洲的暴行開始的幾天內，美國政府曾致覺書於日本，對於此次事變明白表示「非常遺憾」之意，確言日本應負此次事變的責任，並力主當這個問題最後的解決之際，除日本中國以外，應有列強參加的必要。而當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日本兵占據錦州後，即滿洲在軍事上政治上俱脫離中國之際，日本又收到新的警告，其中更明確地聲明以下的事項：美國政府不能承

認任何事實上的狀態爲正當，亦無承認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或兩者代理人間所締結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之意，因這種條約及協定將破壞與在『門戶開放』的名義下所公認的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原則有關係的、美國在華的條約權及其市民權。美國政府對於因使用與巴黎協定（即凱洛非戰公約）——這是日本與中國亦與美國同樣簽字的——的決議及義務相矛盾的手段而造成的任何情勢，或任何條約及協定，也都沒有承認之意。這種斷然的警告，無異更明確地強硬的覆述美國對於一九一五年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要求的抗議，所以當上海事變正烈之際，這種警告，更以國務卿（外交總長）斯汀孫致上院議員波拉的書信的形式，補充美國之新的抗議。在這封信裏，斯汀孫對於日本要求將保證中國安全的華盛頓九國公約及此條約所確定的『門戶開放』的原則再加審議的提案，予以斷然的駁斥。不僅如此，斯汀孫且以致日本之直接的威嚇，使這種斷然的聲明更爲有力。這種威嚇即規定海軍五大強國的戰鬥艦及航空母艦的

限制噸數，同時並禁止不得在太平洋西部建造及增築海軍根據地的，換言之，即保證日本在東亞的支配權的華盛頓軍縮條約，應該廢止，換句話說，即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如果廢止，則同時美國對於日本的軍備限制，亦應全部廢止。

廢止華盛頓軍縮條約的威嚇，不僅是對於日本，且亦以對付英國。因為英國，自財政上觀之，海軍軍備之無限制的建造，究不能與美國相較。還有在這封信裏，對英國及其他列強，含有直接的勸誘，希望他們贊助美國對於滿洲問題的立場；暗示着須採取共同的國際行動以使日本撤兵之意。『如果斯汀孫的書信有某種意義——一種上海發行中美合辦的雜誌會說（註廿一）——則我們以為其意義便是美國當然立即着手於將來戰爭的準備。即美國與日本的戰爭究將於何時發生，來週或是來年，雖尚未可知，但若日本不停止其行動則這樣的衝突是一定要發生的。』

斯汀孫自己也完全坦白的說出這種意見。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發表的斯

汀孫致上院領土委員會議長賓漢(Bingham)的信中，斯汀孫指出目前的形勢說：「遠東的事態非常混沌，安定的要素俱受威脅，在遠東，使全世界復陷於不安的歷史的時期，也許就將要到來。」

隨着日本在遠東的發展之展開，未來的美日戰爭的展望與技術問題，遂為美國報章雜誌所熱烈地討論。前美國軍事航空長官密契爾將軍曾發表戰爭紀事，描寫美國航空大艦隊——密契爾將軍極力主張必須建造四——打破日本的光景，但這種記事究有何種價值，殊屬疑問。密契爾毫不注意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只是照自己的意思任意加以描寫。「美日的對立及猜疑的根源，實頗為簡單。這緣故便是美國為太平洋上惟一的白人最大強國。我們美國，事實上與其說是大西洋上的強國，寧顯然為太平洋上的強國。我國在東方，日本則在西方。我國要掌握與亞洲的貿易，日本也同樣作如是想。在我國有比日本為多的植物與礦物資源。所以他若不占領這種資源的補充地，就將失敗。……日本

深望將來與美國的戰爭無法避免，乃不得不拼命相搏。」這位勇敢的將軍把煽動擴張軍備的紀事，這樣的加以結束：「我們雖一向做慣了和平的國民，但事實上，美國却是世界上最好戰的大國民，而同時，戰爭的準備，則最爲薄弱。」（註廿二）

（註一）『Japan Times』6/X, 1931.

（註二）Commerce Yearbook, 1931, vol. I.

（註三）『Foreign Affairs』April, 1928.

（註四）羅斯福、動盪的太平洋、一八九頁

（註五）同上、一四二頁。

（註六）William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of the U. S. of America, p. 205.

（註七）羅斯福、一七四頁。

（註八）威廉斯、二六五頁。

(註九)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 in China, p. 89.

(註十) 羅斯福, 動盪的太平洋, 一四二頁。

(註十一) 同上, 一〇八頁。

(註十二) Russel, *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 p. 180.

(註十三) 'Pacific Affairs', Honolulu, Dec. 1930.

(註十四) 羅斯福, 二八〇、二六六、二八一頁。

(註十五)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國財政總長梅倫的無線電播音演說。

(註十六) 商業年鑑, 一九三二年第一卷。

(註十七) 此數並未包含短期信用借款, 但總額七十億金元的戰時公債則包括在內。美國在美洲所

投入資本為四十五億金元(紐約時報, 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

(註十八) Denny, 前揭書一五二頁。

(註十九) J. Phayre, 'Who rules America?', 'Fortnightly Review', London, Ap-

111, 1932.

外交條約須經上院五分之二之批准，這種憲法的規定，其於現今美國對外政策爲怎樣的障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註廿) 斐律賓羣島的獨立案，多乘機用以煽動民衆，以制勝目前的總統選舉，主要的提倡者是砂槽與煙草的利己的美國地主，因爲他們正苦於現今免除關稅的斐律賓產物的競爭。這個獨立案，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經四十分鐘的審議以後，以民主黨員一八六票對共和黨員反對投票四十七，一一九票之差而議決。此案遭上院議員斯汀孫嚴重的抗議，他在致上院賓漢的信中說，這樣的行動，將使遠東美國勢力的根據地斐律賓的地位，有所變更，無異『對這種勢力加以致命的打擊』。實際上，這種決議是偶然的，共和黨的報紙“New York Journal Tribune”（五月五日）曾說，『我們的下院是籠罩着黑影，關於斐律賓羣島的運命，還是次要的問題，』所以這個議決案尚沒有實現的機會。因爲這個議決案，不僅將爲上院所修正，且必爲總統所否認，是確實的事情。

(註#1) 'China Weekly Review,' No. 3, 1932.

(註#2) 'Liberty' 雜誌上的論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卅日。

第七章 法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政策

法國在太平洋上並不站在最前綫。其太平洋貿易與航海比率數殊不足道，不能與太平洋上的三大主要強國相較。但是法國却在太平洋上有豐富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在暹羅與南華有莫大的利害關係，在太平洋南部並有散在的羣島。

從前，法帝國主義會爲帝俄之金融上的後盾及提攜者，而活躍於遠東。（在此以前，當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也曾與英國交歡，與英國共同參加連續發生的二次對華戰爭。）到了最近，法國金融資本的勢力突然增大，法國的資本開

始向遠東求其投資之地。而因法國在太平洋上沒有充分的海軍力與根據地，故法國欲求得一新的同盟，如昔日之法俄同盟樣，藉外國鎗砲之助，而使法國資本得有伸其勢力於遠東的機會。現在，這樣的同盟者，當然是日本；法國與日本既沒有貿易上的競爭，且也沒有殖民地的爭奪。（日本的放棄以印度支那爲其擴張的主要線，更令其樂於同意。）還有在華盛頓會議以前，世界新聞界之盛傳日法二國間有某種同盟的風說，是值得注意的。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要想直接以法帝國主義政治的援助，並儘可能的獲得其金融上的援助而活動。法帝國主義在國際聯盟中保證日本的立場，同時並抑制英國，對抗美國的干涉。

法帝國主義積極的贊助日本的分割中國政策，自己則主張對於向爲其勢力範圍的中國西南諸省之要求。（法帝國主義對廣西蘇維埃區域的紅軍，最近曾有武力干涉的行動。）

遠東及太平洋，在法國看來，不消說，現在尙係次要的鬥爭舞台。法國主要的利害是在歐洲。日法所計議的一種秘密協定，顯然是日本出兵滿洲之前締結的。在這個秘密協定中，日本帝國主義的義務是充分的幫助法國在歐洲的霸權、與法國在裁減軍備會議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遠東對於法國的二重政策，卻有很大的意義。法國的二重政策：一方面爲法國資本與美國資本（法郎對金元）開始鬥爭的計劃，他方爲法帝國主義之反蘇戰線的計劃。尤其是後一種計劃爲法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方針之一，即至今日也尙堅持。法國與英國同爲反蘇干涉戰的鼓吹者，最近數年以來，儼然是反蘇戰線之實際領導者。法國的這種反動實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原因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發展，將使日本成爲殖民地運動及反蘇戰線上的先鋒。正與日法間的一切協約相同，他們對蘇維埃聯邦，也有協約。

因此，大體上法帝國主義對於現今遠東事變所採的立場，是贊助日本的攻

擊，贊助中國之國際的干涉，並積極的支持隨此次事變而來的對蘇計劃。這種立場將使遠東的戰爭及干涉的暗雲，一天天的濃厚，同時並促進日美衝突的激化，這是不消說得的。

第八章 對蘇戰爭的威脅

前面所說的只是帝國主義列強間太平洋爭霸戰的研究。但是曾一度提起而應該說明的是，這種爭霸戰並不是那樣單純的進展，今後的形勢，要當受另一條件的支配，那便是另外一種深刻的矛盾，這以資本主義世界全體與蘇維埃聯邦的主要矛盾為基礎，而與列強的爭霸太平洋有密切的交互作用。不但如此，目前遠東的事變定要使這種矛盾更趨激烈。

「……統一的包括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界裏是已經沒有了。世界分裂為兩個陣營，即以英美資本為領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

先驅的社會主義的陣營。國際情勢，今後將益爲這兩個陣營間的勢力關係所決定。……」（斯達林）

固然，太平洋在戰後的這種主要矛盾的發展線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不但如此，太平洋即在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這兩個體系尚比較的保着和平而共存的時代，亦已感受此種矛盾之強烈的影響了。在帝國主義看來，殖民地及無產階級的反叛，是最關生死存亡的事。所以他們覺得最可恐懼的事，無過於要求從資本家的支配解放出來的蘇聯的勞動者，與爲求得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殖民地民族間的提携。

「我們也已知道，我們國家全體是站在國內各種民族之友愛的共同一致的基礎之上，所以在東洋毋需何種特別的宣傳，不論是那個中國人、埃及人、或是印度人，如果到我國來住上半年，便能容易地確信我們是理解被壓迫民族的精神之世界唯一的國家。……」（斯達林）

所以就全世界來看，世界資產階級之反蘇的攻璣政策再沒有比遠東更爲明顯的地方；反蘇的陰謀詭計亦再沒有比此更爲露骨的地方了。（如中國對於蘇聯全權委員之襲擊、廣東領事館職員之暗殺、中東鐵道的占領、一九二九年中蘇衝突時對蘇聯市民的恐嚇等等。）

最後應加考慮的是：遠離蘇聯本土，敵人認爲極易攻璣的蘇聯國境，是屬於太平洋的領域；還有在這一帶國境的附近，住着許多白軍，這種白軍常爲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的走狗所豢養驅使，用以準備新的反蘇行動與冒險。固然，遠東決不能作爲世界資產階級對蘇戰爭的主要舞台，對蘇戰線之決定的傷而還是在與蘇聯生活中心地相近的西歐。但是上述的因素在某一點上，却很可以使遠東蘇聯境界，當對蘇聯施行最初的襲擊之際，成爲最迫切的目標。而且這種對蘇的冒險戰一旦開始，據這種冒險戰的組織者及唆使者的觀察，接着便必將波及蘇聯的全境，而轉化爲帝國主義諸國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世界戰爭。

單是從以上的事實看來，也很可以明瞭現在的帝國主義，爲對蘇聯而散佈的戰雲的重大性了。這種戰雲，首先是由日本資產階級、地主與軍部的某部份對蘇之直接的侵略政策——對於盛產魚類、煤油、森林與煤炭的遠東蘇聯，及蘇聯所有中蘇共管之中東鐵道之既定的占領計劃——的結果。這種事變的重大性，只消一觀日本政府拒絕蘇聯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的事實，即可明瞭。另一方面，由蘇聯報紙所發表的一部文件，亦可明白，日本帝國有責任的代表者們竟公然揭出攻擊蘇聯，奪取其沿海州與貝加爾湖以東之地那樣的問題。這文件有一處這樣說，——『日本認爲對於蘇聯必須採取堅決的政策，要無論何時都準備開戰。這種戰爭的中心目的，與其說是對共產主義防守遠東，寧是占領蘇聯東部及東洋亞洲。』『日蘇戰爭——另一文件裏說——必須儘快的發動。我以為日本帝國必須以儘快的與蘇聯開戰的打算，來實行其政策。……進軍貝加爾湖，固然是必要；但由此西進，則須觀察當時一般的情況，尤其是從西方

攻擊蘇聯各國的情勢如何，再加決定。在到達貝加爾以西的鐵道諸線的時候，日本必須將遠東的占領地帶完全成爲帝國的領土。」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野心與計劃，在遠東今日的事變中，決不完全是對蘇的威脅。日本對中國內部的侵略，實使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日趨激烈，使美日衝突的爆發與激化，更有可能，並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暗雲更加濃厚。互爭太平洋霸權的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一點上，只有這一點，大概可以得到一致。因此，全世界的反動現在都期待着日本的對華干涉一變而爲反蘇干涉，日本的滿洲割據轉化爲反蘇的冒險戰。但若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今後竟非常的激化，則爲了對付蘇聯，由暫時的協定，以緩和矛盾的發展於一時的傾向，將更爲強烈。帝國主義諸國家內之角鬥的論理是辯證法地加強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這兩體系的鬥爭的。

蘇維埃聯邦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與侵略政策，是採取爲謀和平之積

極的鬥爭政策，並佈置對於這種欲侵入領土的一切計劃的防禦準備。

「我們一點也不要他國的土地，但自己的土地，亦一寸也不能拱手讓諸他人。」（斯達林）

第九章 滿洲事變與太平洋問題

日本外交在滿洲之成功

日本之在滿洲得以確立獨占的支配，實在不是易事。日本是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的。日本初與帝俄相對抗，繼則與俄及一部分與法合作以對英美，——後又與美國相對抗。日本雖藉外交手段獲得了若干的特權，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亦已在滿洲有行動的自由，為其他強國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不會享有的一種特權；——但是日本却不能完全支配滿洲，不能使滿洲完全脫離其他列強的影響。日本在滿洲之帝國主義的工作，其最大的弱點，正在於此，那是不消說

得的。但若日本能够將奉天政府及滿洲的中國土著資本之無力的、中途的抵抗，毫不費力地擊破，則事態當完全不同，其他有關係的列強，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對於日本在滿洲之更進的發展，便不會加以那樣的干涉了。因此，在滿洲怎樣確保其自己的地位的問題，無疑地爲日本支配階級所衷心地憂慮的事。

日本爲求此問題的解決，曾致其全力；既以英日同盟之助擊破帝俄，由是不僅在滿洲獲得不可動搖的基礎，且使俄國由敵國一變而爲同盟國。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六年的日俄條約，不僅對日本確保其在南滿洲、內蒙古東部的『勢力範圍』或『利害範圍』，日本由這些條約且更獲得保證，即當第三國加以侵害而須保護其勢力範圍之際，沙皇政府將予以援助。美國的哈利曼等在一九〇九年所擬建築橫斷滿洲的錦瓊鐵道的計劃，以後，爲此計劃的化身的美國政府的提議，即滿洲鐵道中立化的提案，便以日本及帝俄之強硬的

反對而受挫；美國的「金元外交」，這樣第一步便喫了敗仗。

二十一條要求中關於滿洲的部分也一一實現，並不會受到其他列強的何種抵抗。美國政府關於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曾二次表示其意見。在美國國務卿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致日本駐美大使的通牒裏，宣稱美國政府反對日本派遣政治、軍事及財政上顧問至中國的要求，同時美國也要求中國，基於最惠國條款，美國同樣享有日本將欲爲其臣民所確立的權利。（註一）然而美國政府對於日本要求其在南滿洲及內蒙古東部有「特殊地位」，以及關東州租借期限與南滿鐵道的使用期限的延長，却一點也不會加以抗議。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三日，由美國駐日大使交與日本外務大臣的聲明之中，美國政府加以如下的保留。——美國政府「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所締結或將欲締結的協定或義務，如係侵害美國及其臣民在華的權利、中國的領土及主權的保全、或「門戶開放」名義下所公認的國際對華政策者，則一概不能承認。」此種保留具有一般的性

質，對於滿洲雖當然可以適用，但亦並非專指滿洲而言。

不僅如此，在二十一條要求提出的二年之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日本在外交上獲得不小的勝利。日本與美國締結了有名的藍辛石井協定。由此協定，美國承認了日本在華，尤其是領土相接之地的特殊利益。（註二）所謂領土相接之地，不消說，即係滿洲。締結此協定的交涉經過，係由美國國務卿交與日本駐美大使的聲明書而開始。在此聲明書中，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利益。雖然美國未嘗有此種意義的單獨聲明，但在實際上承認此種事實的意見，如『決不欲與日本的利害相抵觸』（註三）則曾一再言及。其後，美國國務部會說明此種聲明，其中所謂日本的特殊利益，僅係指日本由條約而得自中國及俄國的，關於滿洲租借地及利權的日本權利而言。但雖如此，藍辛石井協定，究竟是文字非常曖昧而不明確的文件。日本由此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獲得了這麼一種可能性，即足以向全世界，尤其是中國，證明日本在滿洲的地

位，業經美國政府的完全承認了。

美國外交的反攻

但是此後不久，日本卒感到其在滿洲之國際地位，仍舊不甚安定。日本欲求國際上承認其在滿洲的特殊地位這種野心，在一九二三年藍辛石井協定形式上的廢棄以前，關於重組國際銀行團的交涉中，已受到很深的打擊。此種交涉，由一九一八年六月美國的提議，在英、法、日、美四國政府之間，開始磋商。照美國的提議，列國應將中國一切的政治及經濟的借款之優先權，讓予這個新的國際銀行團。日本政府雖聲明原則上贊成這個提案，但實際上則對銀行團組織，頗為懈怠，而要求關於滿洲的借款應劃在此銀行團的活動範圍之外。日本的這種態度，無異於要求『與滿洲之經濟上及政治上擴張的獨占權相結合的特殊利益』，所以美國政府不願與以同意。

英法對於日本的要求雖不明言，但亦不表示贊意，故一時議論沸騰，而新銀行團遂告停頓。日本對其主張，仍堅持不屈，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駐美大使發出通牒，反覆聲明『日本的承諾關於設立銀行團的決議，不能解釋為即係承認日本在滿洲及蒙古東部所有的特殊權益的侵害』。(註五)然因列國在美國的影響之下，保持不妥協的態度，所以日本亦終不得不讓步，以如次的條件加入銀行團，即僅將南滿鐵道與其支綫，七條滿洲鐵道及日本已經因建築或以建築為理由而供給中國以莫大借款的鐵道計劃，劃在此新銀行團的活動範圍之外。關於其餘各點，新銀行團的活動範圍，當然與中國其他部分一樣的可及於滿洲。這樣『日本事實上是和其他列強以同樣的條件加入銀行團。換言之，即日本在滿蒙借款方面，享有優先權及獨占權的特殊地位或特殊利益，未能獲得列國的承認』。(註六)

但是日本從其他的列強，似顯然未曾獲得某種口約。至少，當關於新銀行

團的協定剛剛簽字之後，日本政府所發表的聲明書，曾有如下的說明：「簽字於這個協定的三國政府曾聲明他們不僅沒有作違反日本密切利害的何種措置之意，且將更進而毫不躊躇地與以擁護日本利益之一般的保障。」照日本政府的主張，日本之所以同意於加入新銀行團，就爲了有這種保障。當時，日本的原首相（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在與新聞記者會見之時）曾聲明日本大體上仍堅持關於滿蒙的這種保留條項。此種聲明曾引起美國銀行團代表拉蒙特之反駁的聲明。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致紐約時報的函中，將原首相的主張，加以直接的反駁，更指出日本之已放棄其最初的要求。

華盛頓會議與日本

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使各國在中國的勢力關係，在某一期間陷日本於不利，對日本的行動，加以拘束。但是這個會議的結果，卻一點也沒有反映

到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日本原來在此區域所獲得的權利及特權，依然如故，其在滿洲之獨占的地位亦絲毫不會削減。即在滿鐵守備隊及活動於滿洲各地的日本警察的問題上——這個問題，日本的要求尤沒有或幾乎是毫無條約上的根據——日本也一點沒有讓步的必要。同樣，在日本根據一九一五年條約的『所獲』上，亦未有絲毫損失。然而在華盛頓會議及其以後所形成之一的狀態，在日本看來，當然是不利的。

在華盛頓會議中，英日同盟是被廢棄了。這個同盟，爲日本在華及滿洲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者，二十餘年，一旦廢棄，在日本，誠爲莫大的創傷。且華盛頓會議之後，以此會議的結果，藍辛石井協定亦遭廢棄。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及會議中所採用的種種決議，把滿洲與中國其他部分作同一的處理，對於日本的『特殊利益』，初未提及。九國公約中所特別注重的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與美國及其他列強以具體的口實，藉此可採取外交的手段以阻止日本滿洲侵略

政策之更深的進展。質言之，華盛頓會議雖未嘗損害日本在滿洲之既得的權益，但此種權益之更進的發展，則各國不能與以承認。

華盛頓會議及藍辛石井協定廢棄以後，日本以某種方法，利用一切機會公然地主張滿洲的特殊權益主義。不僅如此，近年以來，此種權益且常被稱爲『生命的』權益或『密切的』權益。並且這種主張亦不曾特別的受到其他帝國主義的反擊。日本在既得權利與特權上，其不受其他列強的干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九二八年之秋，當奉天承認南京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加以阻止，並以干涉威脅滿洲的時候，美國及英國便發表公開的聲明書，力言英美仍將滿洲視爲中國不可分的一部。所謂一九二七年滿蒙交涉失敗的事實，即係日本在那時至少不能不顧慮美國的妨礙之故。

日本外交的轉變與滿鐵借款問題

日本曾擬將英美的資本與日本的資本共同合作，使這些列強直接關心於日本在滿洲的工作，以解決對滿政策的根本問題。從經濟方面看來，此種計劃，實毫無新奇之處。日本早已大規模地自海外吸收低利的資本，而將其再投於中國。日本在滿洲於某限度以內實行此種合作政策，而且進行非常有利。南滿鐵道諸企業的勃起，其有賴於英國資本的援助實多。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滿鐵在英國的金融市場曾募集四次債券，總額為千四百萬鎊，一九二三年又締結四百萬鎊的第五次債券。（註七）另一方面，滿鐵又自美國購入其必要的鐵道材料、鋼軌及其他物品（至一九二七年總額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圓）。但是上述的所謂合作，乃是使此種合作更深的發展，以解決所謂國際的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的『難題』的。

一九二七年滿洲『積極政策』的失敗，可以證明日本在華失敗的主因是外交的孤立。於是日本為欲將此問題再納於有利的地位，乃講求決然的手段。日

本當局鑒於當時美國大資本家之間，爲其計劃的實行，成績頗佳的氣運所動，乃欲加以利用。此種氣運帶有『修正主義的』性質。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對於美國對華之傳統的政策過於消極，有一部分乃開始表示不滿。此種消極政策的根據，是以爲中國將如成熟的果實樣，遲早會落於美國之手。美國金融資本家這種心境的變化，顯然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對於中國革命運動擴展的反動，以及對中國無產階級抬頭懷着恐怖的反映。

將此種新傾向具體化的爲美國鋼鐵組合代表者格利所唱導的提案。格利提議將美國所有對華的未償債權，轉讓於日本，在美國之適當的援助之下，使日本收回此種債務。這個提案不消說是美日在政治上合作，以擷取中國的企圖。日本因可將此提案利用於滿洲，便立即承諾。結果乃有現任美國商務大臣，美國最大的廢根系資本家拉蒙特的赴日，在此次訪問之中，造成了美國擔任滿鐵大借款的計劃。假使這個借款計劃實現，則美國爲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合作

者，對於日本在該地的支配之擴張，當然要直接的加以關心。美國資本既是供給這種借款的，對於日本在滿洲所取且將取的行動，當然須負政治上的責任，而且不得不完全是認或參加日本企圖向中國進展之新的行動。另一方面，日本則可以由此在滿洲充分地展其驥足，并在其他方面的巨中日關係的全綫，開始決定的攻勢。結果在必然地發生中日紛爭之際，美國當然要挾其巨大的政治及經濟勢力以援助日本。這樣，日本的滿洲問題便可獲得了最後的解決了。

美國的滿鐵投資計劃，當然要引起中國方面激烈的反對。駐美的中國大使館，不消說，且無論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甚至如當時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那樣比較與日本接近的人們，也都參加反對此種借款的運動，所有的中國報紙亦俱振筆反對。這種反對運動，同時又以不可避免的排美抵貨的結果，刺戟了美國擔心貿易上將受損失的貿易業者與自由主義者，以及恐懼日本強盛的愛國主義者。但是更重要的却是這個摩根—拉蒙特提案不能在美國具有決定勢力的大

資本家間，獲得承認；結果這個計劃乃終陷於否認的運命。在華盛頓及紐約者慮承諾此項借款之不可避免的政治的諸結果，而選擇二個政治方針之際，決定美國當如前一樣不參與日本在華及滿洲的政策，而保持其行動的自由。這個決定與日本以莫大的失望。當時政友會系的滿鐵總裁曾擬將滿鐵事業的諸部門，分離為獨立的企業，極力宣傳，使外國資本投入此等企業，而由此獲得同一的結果。這雖然是將前門拒絕的英美資本而從後門加以引入的企圖，但仍舊沒有成功。

所以當一九二九中俄紛爭之際，日本所取的态度實很可注意。美國及歐洲列強對此紛爭，首先視為滿洲的國際干涉，是中東鐵道讓與外國管理的機會，美國國務卿斯汀孫雖然提出有名的凱洛公約的『記憶』欲組織國際的行動，但日本卻頑強地拒絕此種國際行動的參加。日本這種態度，當然並非出於對蘇聯的同情，而是專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即日本恐怕美國及歐洲列強向北滿及中

東鐵道的發展，將顛覆日本在滿洲之獨占的地位（這決不是歐美列強在最後所能承認的），並因而威脅今後日本在該地的進展。

列強在滿洲的投資

其他列強在滿洲的利害關係，事實上究竟深到怎樣？到了最後，決定列強態度的又是什麼？則總說一句，他們的利害關係，其狀態並不顯著。英國資本投於北甯鐵路，這條鐵路一部分是受英國的管理，對於英國的未付借款，負有巨大的義務。（註八）即與中國政府訂約建設葫蘆島的荷蘭的公司，亦與英國資本有關。（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總額六百四十萬美元金的契約，其中北甯鐵路每月支付該公司三萬五千元美金。）（註九）英國在滿洲之其他投資，為數甚微，在哈爾濱及遼寧的二家英國銀行的分店，並無十分積極的活動。美國的資本亦大概相同。美國對華全部的投資額，雖有二億五千萬弗，但其在滿洲

的投資則殊不足道。在滿洲，無論是英國或美國，其與土著資產階級及地方政權之間，俱沒有堅固的、政治的、經濟的聯絡。因此，現世紀十年代唱導美國應在滿洲扶植其勢力及美國積極政策的維拉特·斯脫來脫的遠大計劃，儘可說是決無實現之望。

較英美稍爲積極的是法帝國主義。法國一向就與奉天軍閥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曾供給了許多飛機，在另一方面，顯然是沒有放棄其對中東鐵道的野心。在哈爾濱，與英國及美國的銀行（當然還有日本的銀行）相並，有最近所設立的法亞銀行的支店，在那裏營業。這個銀行繼承着曾在巴黎「改造」但不久即又解散的舊俄亞銀行的業務。法國資本更利用其所管理的捷克的休科特工廠，而在滿洲扶植其勢力。這個工廠供給材料於遼寧兵工廠，在松花江築造碼頭，與遼寧政府的要人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德國資本也關心於滿洲，因爲牠供給軍火於奉天。各國在滿洲之貿易上的地位有如下表。（註十）

各國在滿洲的貿易(單位千海爾爾)

	一九〇八年		一九二九年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英國	五三五	三五六	九、六七一	二一、六三八
香港	二、〇三八	八四六	一三、七三四	六、四四三
印度及其他 英國殖民地	二一	五	二、八一三	七四〇
合計	二、五九四	一、二〇八	二六、二一八	二八、八二一
日本	一三、五五三	一六、七六九	一二六、五〇九	一三五、二八六
朝鮮	一、一四一	四二三	一二、二四一	三三、五七二
合計	一四、六九二	一七、一九二	一三八、七五〇	一六八、八五九
蘇聯	七、四九〇	一〇、五〇〇	一五、七四八	四〇、二八二
美國	六、七七四	〇	二五、八九〇	一〇、二五八

菲律賓羣島	→	○	三五	一、九〇九
合計	六、七七五	○	二五、九二二	一二、一六七
德國	一五一	○	八、五三四	一、四二〇
比利時	一五	九九	三二五	五、四五九
荷蘭	○	○	九五一	二九、七一〇
荷領印度	二四四	○	三五六	七、五六六
合計	二四四	○	一、九〇七	三七、二七五
其他諸國	二	○	七、五二五	四三、三五八
總計	三一、九六五	二八、九一九	二三〇、〇六一	三三二、五〇八
中國本土	二一、一四七	一八、六六六	九九、五四三	九三、一四三
總計	五三、一一九	四七、五八五	三二九、六〇四	四二五、六五一

但是重要之點，當然不在此種比較微小的貿易數字，也不是在滿洲外國投資之現狀。滿洲是急激地殖民化，並因之而很快的發展起來的地方，其足以爲榨取對象的價值，正與年俱增。現在滿洲的榨取，事實上爲日本所獨占，日本正在驅逐其競爭者。帝國主義列強的不能讓此種狀態永遠繼續，不能將滿洲市場所具之龐大的可能性完全放棄，那是非常明顯的事。然這也不能解決問題。決定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滿洲的態度的，與其說由於他們在那裏的具體的利害關係，甯說是由於滿洲問題爲中國問題的一部，並因而爲太平洋問題之一部，較爲確切。滿洲問題實係最迫切的世界政治的問題。

日本的特殊地位

太平洋的波濤拍着廣漠的亞洲大陸與亞洲的羣島，這個區域擁有莫大的自然富源，並住着數億的人口。在那裏，有英（印度）、法（印度支那）、荷蘭

(東印度)、美國(斐律賓)的重要殖民地。在那裏，展開着美帝國主義今後發展的道路。日本虎踞於這個東方世界的入口，堅決地叩着亞洲大陸之門，威脅着世界資本主義最後且最重要的市場中國之存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遙遠如南美與中美一帶，也威脅着美國的勢力。即對於這些地方，日本近來已經覺得對此方向發展的日本的移民，有莫大的利害。同樣，日本帝國主義又在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威脅着英國的支配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徵之歷史上、經濟上、還有地理上的一切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以打破亞洲及太平洋上原來勢力關係所形成的狀態爲有利。因爲只有日本帝國主義感到打破不利的現狀，於本國有直接的利害，故一有機會，日本即不惜以武力爲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日本之所以爲其他帝國主義視爲危險，正與出檻的飢餓的猛獸，爲欲互分獲得物的猛獸視爲危險，是同樣的道理。

但是日本若欲實現此種威脅，那末便將遭逢重大的障礙。日本帝國主義沒

有太平洋大戰所必要的資力。最主要的原料與燃料，還有食料品的全部或一部，日本俱有賴於海外的供給。日本的財政力非常有限。單是在日本現存的殖民地根據地，是不夠造成這樣的基礎，以為參加太平洋『大戰』之財政的並軍事的機關。日本首先必須擴張殖民地，並確保殖民地法外收入之流入國內，為其輸出商品獲得新市場而擴大其財源。同時日本更必須在亞洲大陸上獲得一根據地，俾足以確保必需材料與原料的供給，分駐其充塞於比較狹隘的日本領土內的軍隊。

滿洲侵略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將所有的一切要求俱求之於滿洲，而謀其實現。這個滿洲對於日本的發展計劃有很大的作用，同時是亞洲大陸的練兵場，即在太平洋發生戰事的時候，也可以作為完全為日本海陸軍力所支配的原料糧食之資源地。滿

洲的侵略（公然的實行併吞與日本帝國主義事實上增強其現存的獨占地位那樣做法是一樣的），雖未必能使日本對於將來太平洋衝突的準備計劃，完全實現，總也是進向於此種解決的一大進展。所以滿洲的取得，可使日本在華及一般的亞洲沿岸的立場，非常強固。滿洲的取得，為今後必然地要發生的日本的進展——日本的積極主義者曾作此夢想（註十二）——打開一條侵入中國本土的道路。牠把太平洋及將來太平洋戰爭的列國勢力關係，加以根本的變更。因了滿洲出兵，刺戟着世界列強的利害，對於太平洋爭霸戰中為日本大敵的美國，成為直接的威脅。且更露骨的提出分割中國問題，以為對其他列強的代償。而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利害互相錯綜，這種分割中國的事，不能以和平的手段來實行，故以滿洲的占領實使帝國主義國家間遠東利害的糾紛，趨於空前的尖銳。

日本向滿洲的進展，為激烈的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的產物，而實行於由此恐慌所造成的特殊情勢之下的。

滿洲事變與日本的經濟情勢

現在因爲篇幅有限，對於約制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恐慌之特殊性，不能詳加敘述。總之，日本的經濟恐慌是由半封建的農業關係與落後的農業而來，與在嚴厲榨取下的無產階級及一般勞苦大眾之非常低度的生活水準相俟（高率的租稅與地租、低等的工資、苛酷的勞動條件），極端地限制着狹隘的國內市場，一般地對於本來的資本主義，特殊地對於帝國主義，增大其發達的不均等性。這種構成的恐慌使日本的工業及日本的資本主義趨向於海外市場的獲得，日本資本主義的這種動向，因國內食料品的不足，尤其是原料資源的不足，並廉價燃料的缺乏，重工業的不能發展，而愈加劇烈。

這種痼疾樣的日本的恐慌，在世界恐慌的條件之下更加激化，（世界恐慌在日本發生非常病態的作用，）這是應在這裏特記一筆的。“Japan Adventisar”

年鑑說，「據歐洲統計學者的意見，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中所消費的外國商品，其百分比，較其他任何大商業國家爲多。」在一九三〇年，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日本帝國全體的貿易額，減少三〇・六%，日本本土的貿易額較上年低減三〇・九%。即較之一九二九年，輸出額自二十一億四千九百萬圓減至十四億七千萬圓；輸入額自二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圓低落至十五億四千六百萬圓，到了翌年更有劇烈的減少。在一九三一年的九個月間，在滿洲事變發生以前，輸出額爲九億一千四百萬圓。較之上年的同一期間，減少一億二千九百萬圓；輸入額爲十三億百萬圓，減少了三億二千八百萬圓。其後數月，日本之貿易狀態，更顯著的日趨惡化。據一月九日日本報紙所發表的財政部的統計，日本帝國全體（一九三一年度殖民地的貿易亦在內）的貿易額，其數字有如下：輸出額十一億七千九百萬圓（減少三億四千萬圓——二二%），輸入額十三億一千九百萬圓（減少三億六千萬圓——二一・五%），輸入超過一億四千萬圓（一九三〇

年爲一億六千二百萬圓)。

日本農業恐慌之非常的激化，亦爲世界恐慌結果之一。據『Japan Advertiser』的同一年鑑，一九三〇年的繭收穫量較上年減少了五四%，即一九二九年，繭收穫量較之上年只減少了四%。生絲的輸出額一九三〇年減少四六%，從量的方面說，則減少一八%。日本經濟恐慌的激化當然使其國內人心大爲不安，工廠罷工與農業爭議的次數，日有增加，並時受『內部革命』的威脅；然而日本的布爾喬報紙，卻將這種威脅解釋爲日本『人口過剩』的結果。

此種恐慌的激化，當然使日本更不得不向中國，尤其是滿洲，以求發展。爲恐慌所逼的日本帝國主義乃決計滿洲的進兵奪取，在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國主義尙對此躊躇不決。日本之所以愈加決心於滿洲的奪取，主要的便是因爲資本主義的世界恐慌開始於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後，爲日本的攻擊計劃，造成有利的情勢之故。

滿洲事變與列國的立場

日本的進兵滿洲，適當德國財政發生破綻不久以後，且直接與英鎊的瓦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二十一日）相一致，這決不是偶然的事。因爲日本的進兵滿洲是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空前的深刻化的狀態之下，而且在當時，世界恐慌已入於所謂匯兌市場及信用恐慌的新階段。還有，日本的進兵是適當景氣非常惡化，失業與大衆貧困非常增加，生產低落，商品銷路大縮之際。滿洲事變正發生於信用更加『閉塞』，金本位的崩壞連續發生，匯兌市場甚形混亂之時，換言之即世界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整個的感受威脅之時。那時，又適當爲賠款問題與戰債問題極其糾紛之際，正當軍縮會議——所謂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關係的問題，在這個會議裏是主要的議題——之前夜，實言之，即國際對立的糾纏極其激劇的時候。這種種條件的總體，使失了霸權的英國，

不能舒展其手腕。且在爲日本主要敵國的美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也反映出來。美國資本雖也覺得滿洲事變非常重大，而以美洲方面的投資深感將來的不安，苦於二十億弗以上的赤字，並幾近千萬的失業軍之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進展，終不能立即下一個以太平洋戰爭相脅的反攻的決心。固然，美國是不甘退讓，但目前的政策，似暫時以外交上的壓迫，造成將來發展的口實（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之覺書、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之覺書、）之和平手段爲主，美國是在窺伺可以反攻的有利的機會。

歐洲的狀態，對於日本，更爲有利。英日在華的貿易戰，雖非常激烈，但英帝國主義目前却比美國更不能在遠東，尤其是滿洲作反日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以恐慌之不均等的發達及以英國競爭力之削減而勃興的法帝國主義，則遠在滿洲事變發生以前，即無論是爲了其本國在遠東的擴展，或是爲了軍縮會議——在這個會議裏，法國必須保持歐洲的軍事政治上之霸權——之外交上的

準備，都表示其欲與日本携手的態度。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面。世界恐慌的深刻化，不僅沒有拘束帝國主義陣營內與日本相對立的國家的行動的自由，且動員了帝國主義陣營內有勢力的要素。這便是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特別是對於中國，俱一般地加緊其侵略的傾向。中國為資本主義世界之最後的大市場。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欲加緊其對此市場的擄取，以求衝破世界恐慌的包圍。世界恐慌加強了列國對華干涉主義的動向，使列強決心分割中國，並對中國革命施以強力的鎮壓。日本的發展正因為看透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全境的干涉，故在世界資產階級勢力旺盛的部分，是必能加以容許，且事實上也能容許的。

滿洲事變與蘇聯

最後，日本在其滿洲政策上，當愈益深刻化的恐慌條件之下，曾巧妙地利用

用世界資產階級積極的反蘇的傾向。腐朽的資本主義與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間矛盾之激化，正是現代的主要矛盾，今後亦將如此。結果，世界反動之最積極的部分自同情於日本，一方面歡迎在蘇聯與中國革命的洪爐之間造成了日本這個緩衝機，另一方面並夢想利用滿洲爲反蘇干涉的練兵場。

以上的事情爲日本造成有利的狀態，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種狀態，毋須冒昔日所欲規避的太平洋『大戰』之危險，而奪得了滿洲，可以決心實現從前欲將滿洲獨占的幻夢。固然，日本對於滿洲的進展，將遭逢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堅決的反對。而因國際聯盟對於滿洲事變的『置喙』完全是在分割中國，故事實上無異於援助日本的行動。日本是已經獲得了戰利品，使本國的立場更爲強固了。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以上的一切事情，却一點也不能使以滿洲爲中心的糾紛·暫時停頓，或稍微緩和。這種糾紛，在不遠的將來，必定會波及中國的全

境。

滿洲事變所引起的波紋

反之，日本向滿洲的進擊，使列國間的利害糾紛，顯然的尖銳起來，又使美日在華及太平洋上的衝突，以及與此有關係的帝國主義的矛盾之錯綜，有大規模的尖銳表現。滿洲占領的直接的結果，使遠東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激化，且直接醞釀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無論在日本（布爾喬報紙日本），或是在美國（密契爾將軍的紀事），都公然的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是當然的。所以資本主義世界全體是不能希望其能爲此事變剷除病根。反之，日本的進兵爲使日本特有的恐慌——滿洲事變即係此種恐慌的繼續——及資本主義的世界恐慌更加深刻的一種因素。關於此點，只消一看滿洲事變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的信用組織所加的打擊，即很可明瞭，國際間的喪失信義，據資本家自身或如白

里安那樣的政治豫言者的意見，即係將資本主義經濟陷於今日的狀態的原因之一。

蘇聯的遠東政策

最後應該特加說明的，即滿洲事變不能將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關係，置之度外。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的對立，原具有根本的性質，是不論何地，也不論是何種事情，對於帝國主義的政治，都足發生根本殊異的立場，至如關於蘇聯內部所發生的事，那更不消說得。

蘇聯對於滿洲事變的態度，表示蘇聯外交之一般的方針，尤其是遠東政策，與帝國主義列強有明顯的區別。

在中國及滿洲，蘇聯也與所有的場合一樣，不採帝國主義政策，不欲占領領土，不擄取勞苦的大衆，不欲霸佔資源，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不強行自己

的意志，不侵犯他國的主權。蘇聯樂於放棄帝政時代所遺留的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尤其是蘇聯將中東鐵道由沙皇的特權租借一變而為商務企業，只保持其財政及經營上的利害，而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蘇聯堅決地維持一貫的和平政策，保持隣善關係，尊重業經締結的條約。一九二九年由中國軍閥的唆使而起，並受帝國主義指導的中蘇衝突的歷史，即可為此種和平政策之最適當的實例。誰都知道，此次衝突，除現狀的恢復以外，蘇聯方面並未提出何種要求，是由相互的協定以解決的。

這種蘇聯的政策，當然也不妨視蘇聯為帝國主義列強在滿糾紛之一個關係國。並且滿洲的糾紛，以日本占據滿洲的結果，日趨尖銳。蘇聯不願置身於此滿洲糾紛的旋渦之中。蘇聯的政策，對於滿洲事變是嚴守着最嚴密的中立。

不消說，蘇聯的勞動者農民的同情，是寄託於中國的勞苦大眾及他們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現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與鬥爭已經不止在滿洲而互於

中國全境。這種對立愈益銳化，必然的將益引起糾紛，帝國主義列強因此，要
 以之爲求得協作的惟一理由，以反蘇政策爲基礎而此彼妥協，使糾紛爲之緩
 和。所以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愈益尖銳，他方面其謀緩和對立的企圖亦益
 顯，而滿洲方面新反蘇戰爭的威脅，亦更有實現可能。歐美外交與宣傳之公然
 從事於挑撥日本與蘇聯的衝突，已爲一般所共知的事實，所以蘇聯對於日本帝
 國主義與中國封建的布爾喬的反動，或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決不置喙，
 因爲蘇聯不願爲此種無價值的教唆之目的物，使社會主義建設廢於一旦。蘇聯
 現正集其全力，使日本的滿洲進展不致利用爲世界的反動。

(註一) Lounk,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 p. 190. 這個聲明在一九
 二二年二月二日華盛頓會議席上，曾爲美國國務卿許士所歷次提示。

(註二) 吳華林同志的帝國主義與滿洲，雖將此協定解釋爲美國外交的勝利，但我則以爲這是錯誤
 的。

(註四) Loung, p. 176.

(註四)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vol. I, p. 1034.

(註五) Willoughby, p. 1022a

(註六) Willoughby, p. 1034.

(註七)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Manchuria, p. 71.

(註八)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當時，一八九九年的建設資本中未付部分百九萬二千五百鎊，一九二

一年追加資本的未付部分五十萬鎊及二百萬鎊銀（據 A. 康脫羅維契之中國的外國資本與

鐵道，二〇八一—二五頁之表。）

(註九) 這個企業有人謂美國資本亦有關係。

(註十) Second Report on Progress of Manchuria, p. 140. 應再注意的，是這種數

字，有須加以適當訂正之必要。即經過上海或日本港而輸入的歐美商品，在這裏算是算作

來自中國或日本的輸入；在向蘇聯的輸送中，含有經過蘇聯的商品。

(註十一)「我們的任務之一，聽起來也許過激，是由滿蒙以改造歐亞大陸的文明。不消說，這便
是須將滿蒙委諸我們的理由之一。」(政友會領袖的聲明) 'Japan Chronicle W'.

CHINA 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號。

第十章 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

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上，其政治經濟上的利害，上面已經說過都是互相對立的，所以主要的如英美日本三大帝國主義列強，其海上政策，亦各不同。茲從其海上政策的觀點，一述太平洋舞台的形勢。

一 英國的海軍力

大英帝國在太平洋上有政治經濟上之巨大的利害。英國貿易的大部分，便是由稱爲大英帝國之交通大動脈的大洋航路，自地中海經印度洋而達太平洋。太平洋上之英國海上貿易的潮流，有兩個趨向，一爲遠東，一即太平洋南部之

本國的領土。

因為要擁護大英帝國在太平洋上的貿易，並守衛其隣近太平洋之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以及太平洋上的屬領地，英國必須具有完美的海軍根據地的組織網，當某一地帶感受威脅之際，使大英帝國艦隊得立即航行至太平洋上的任何地點。在大英帝國的二十六個海軍根據地之中，有十七個即係屬於太平洋以及接近於此的海軍要塞地帶。

英國本部與地中海的交通，有扼地中海西口咽喉的直布羅陀以為保證。英國地中海艦隊的根據地馬爾太（Malta）則保證地中海內海的支配。紅海猶如流注印度洋的大河，為赴東洋之最便利的捷徑，其與地中海的連絡，則因英國掌握有蘇彝士運河的支配權，乃得到保證。

在紅海的內海，有蘇彝士與塞得港（Port Said）為英國艦隊的根據地。紅海南部則有亞丁（Aden）。至在印度洋上，英國艦隊亦有若干的根據地與要

港。在印度的西海岸有孟買，緬甸有仰光，錫蘭島上則有脫林可馬里（Trincomalee）與可倫坡（Colombo）。又在馬來半島的最南端，則有堪稱一等的海軍根據地新加坡。新加坡在政治上戰略上都具有巨大的意義。新加坡海峽扼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咽喉，為最重要的世界航路所必經，新加坡係世界航路的總匯。所以新加坡根據地之具有絕大的意義，事甚明顯。同時，新加坡既可為防禦敵國艦隊侵入印度洋的障壁，又是英國艦隊在遠東以及太平洋西部從事一般活動的根據地。

英國艦隊在遠東之第一等的根據地是香港。太平洋南部，則在新西蘭與澳大利亞英國有許多巨大的要港。如新西蘭的奧克蘭（Auckland），澳大利亞北海岸的達爾文港（P. Darwin）、東南海岸的悉尼（Sydney）等等。

這樣，英國在太平洋上是具有為英國海軍力策源地的海軍根據地之組織。一旦戰事發生的時候，這些根據地便可使英國主力艦隊易於由紅海航行至

新加坡，并使巡洋艦與潛水艦能够活躍於這些地點以東，及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大海。但若在英國與日本開始戰爭的時候，則新加坡以東之英國艦隊的聯絡，因日本巡洋艦、潛水艦與飛機的攻擊，決不能保其安全。

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尤其是香港、新西蘭與澳大利亞的根據地。即平時亦駐有強有力的巡洋艦與潛水艦隊。故一旦戰事發生，這些艦隊，在英國主力艦隊未到之前，即可以前衛的任務肆其活動。那時的根據地當然是新加坡。

依照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列強對於太平洋上的軍備及海軍根據地，有維持『現狀』的義務。但此華盛頓條約所給與英國的打擊，卻遠比美國爲小。凡在經度一一〇度以西的一切領土，並澳大利亞、新西蘭及與此相近的羣島，俱不受此條約的束縛。故英國艦隊在印度洋及海洋洲的支配地位，依然如故。尤其是因爲新加坡係在經度一一〇度以西，並非禁止地帶，故一九二三年以來，乃得大規模地擴大其防備。

一九二四年，新加坡根據地，曾以當時麥克唐納第一次勞動內閣的決議，而中止建造。這個內閣因標榜「和平主義」，故中止根據地的防備工業。但以後保守黨政府又於一九二五年從事新加坡根據地的建造。到了現在，新加坡已經建有能夠容納最大的現代式戰鬥艦之巨大的浮船塢，與此相應，並有陸上船塢的設備，有供多數遊擊艦隊所用的大飛機塢，且建築了巨大的長距離海岸砲台，有燃料，尤其是煤油的貯藏所。這樣，在戰爭的時候，新加坡便可以容納英國戰鬥艦的主力了。

但是華盛頓條約對於英國設備上并不完全的香港根據地，卻頗有妨礙。這使英國在太平洋的這一部分，中國海與日本海之間的海軍力地位，遮上了一層暗雲。中國海與日本海，自政治問題上看來，實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香港要塞係建築於華盛頓會議之前，對於巡洋艦隊與潛水艇艦隊，雖尚足供其為地方的根據地，但對於戰鬥艦，則其設備是完全不足的。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政策，是強固其海上防備力，尤其是增加現存根據地，而單獨加以實行。在華盛頓會議之前，澳大利亞只悉尼有二防禦的根據地。在那裏有相當大的船塢，這個船塢且能建造頗有戰鬥力的艦隊。華盛頓會議以後，在澳大利亞北海岸的達爾文港也建築了新的根據地。新加坡——達爾文港的航路，在太平洋南部爲英國戰略上之不可侵犯的城壁。還有在新西蘭的奧克蘭，也同樣增築了英國艦隊的根據地。

現在大英帝國的海軍力，在其他海軍國中，依然保持着第一等的地位。英國艦隊無論是關於各種艦隊的戰鬥力，其命令之所能至，或是關於實戰的經驗與傳統，俱最爲有力。其艦隊的構成，大體如次。戰鬥艦隊由十五艘戰鬥艦而成，其中羅特尼與納爾遜二艘爲戰列艦，係建於華盛頓會議以後，其戰鬥力實近世無匹。這二艘戰列艦的噸數爲三萬三千五百噸與三萬三千九百噸，各有十六吋砲九門與六吋砲十二門，其速度爲二三〇五哩，爲世界上最堪受砲擊的。

甲鐵艦。伊利薩伯皇后與羅耶爾蘇巴林型的十艘戰艦，排水量自二萬九千百五十噸至三萬一千百噸，都有十五吋砲八門與六吋砲十二門，其速力自二三哩至二五哩。並也同樣能夠經得起砲擊與潛水艇的襲擊。巡洋艦三艘之中，福特為世界最大的軍艦，有四萬二千百噸的排水量，裝設十五吋砲八門與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為三二哩。其他二艘，利潑爾斯與利南各為三萬二千噸，各有十五吋砲六門與四吋砲十五門，其速力為三二哩。

英國艦隊的砲擊力，這樣是由十六吋砲十七門與十五吋砲一〇〇門而成。要知道英國艦隊之絕大的砲擊力，應該記得十六吋砲是能夠將一噸重的砲彈發射到約三〇杆的距離的。從十五吋砲射出的砲彈，亦重四八波特（and為俄國制名，一波特等於四十俄磅，二俄磅合〇·四〇九五公斤。——譯者），可達二六一——七杆的距離。此外，英國艦隊的航空母艦，尚有發射很大的砲彈的大砲。

倫敦會議之前，英國建造了第四號航空母艦埃倫·迪克（二萬六千二百五

十噸，一三·五吋砲十門）與巡洋艦泰加（二萬八千九百噸）。

至於英國艦隊的遊擊艦隊，英國現有稱爲『華盛頓型』的巡洋艦十五艘，這是華盛頓軍縮會議所允許的最大型。華盛頓會議，規定巡洋艦的噸數爲一萬噸，砲徑八吋。英國艦隊的『華盛頓型』的巡洋艦之中，十三艘爲一萬噸，二艘爲八千四百噸。前者有八吋砲八門，後二艘各裝八吋砲六門，其速力爲三二—三哩。

還有，英國尙有許多裝置六吋砲，較此爲小的巡洋艦。尤其是七千噸級的A型巡洋艦二艘各有六吋砲七門，其速力爲三二哩，四千六百五十噸級的D型巡洋艦八艘，各裝六吋砲六門，速力二九哩；噸數自三千七百五十噸至四千五百噸級的S型巡洋艦約二十艘，各有六吋砲六門，速力二九哩。

又有裝六吋砲的巡洋艦七艘，目下在建造中，其中六艘有約七千噸的噸數，各置六吋砲八門，其速力最低三五哩。英國豫定今後每年建造三艘巡洋

艦。

英國的航空母艦現有七艘，其中最大的航空母艦衣格爾，爲二萬二千六百噸，較小的黑爾梅斯有九千九百五十噸，各設飛機架三個至八個（平均六個，一飛機架置飛機六架）。

英國因爲有比較多數的航空母艦，都是噸數相當的，使之具有非常的力量。因一艦隊內若航空母艦爲數甚少，則此艦隊便很易受人攻擊。例如美國的艦隊，若有一艘航空母艦脫離隊伍的時候，便立即有喪失所屬飛機艦隊的半數之虞。

英國現有水雷艇約百六十艘，潛水艇六十二艘，主要的俱係大噸數。每年在建造中者，有水雷艇一小艦隊（先導艇一艘與水雷艇八艘）與潛水艇三艘。

從以上的數字看來，可以明白英國的艦隊，以英國的海軍用語來說，是「很平均的艦隊」，即各艦隊之間保持着充分的均勢。英國艦隊在帝國主義列

強的艦隊之中，自其海軍組織看來，實係最平均、各方面最完備的艦隊。

至於英國艦隊的分布，現在其戰鬥艦隊的主力是配備於所謂大西洋艦隊與地中海艦隊之間。前者以本國的要港爲根據地，後者則以馬耳太島爲其根據。這兩艦隊的中間根據地是直布羅陀。巡洋艦，并水雷艇及潛水艇的小艦隊，多附屬於戰鬥艦的艦隊，爲上述二大艦隊的分隊，常分配於遠隔的根據地，尤其是太平洋上的根據地。在香港現有『華盛頓型』的英國巡洋艦五艘，和具有P及O級大噸數的最新潛水艦十二艘之有力艦隊，有廣大的活動地域，設有附屬於水上飛機二、三的艦隊的許多水雷艇，這種水上飛機的飛行場，是英國特派於遠東的二艘航空母艦。

『華盛頓型』的二艘巡洋艦屬於澳大利亞艦隊，在奧克蘭（新西蘭）尚有二艘英國巡洋艦。

萬一太平洋上發生戰事的時候，就英國所能動員的海軍力，來加分析，則

無論敵國爲誰，因英國的海軍組織及其根據地分配的適當，將在若干有利的條件之下，完成其防禦太平洋上英國領土的任務。英國的海軍根據地網，使英國的主力艦隊可以自地中海及大西洋出發而急赴太平洋上的海戰場。散在馬耳太至新加坡間的許多海軍根據地，在太平洋上發生戰事的時候，能夠使英國的主力艦隊的移動，急速而且安全；同時並保證此主力艦隊能以戰鬥狀態開抵海戰場。平時在太平洋上有碇泊所的遊擊艦隊，保證在主力艦隊未到之先，堅守這些碇泊所以免敵國的占領。

但是若與日本開戰的時候，則英國艦隊要保持英國在華的主要利害，却頗感困難。因爲在中國沿岸，尤其是黃海與東海，日本帝國主義是居於極其有利的地位，加以英國戰鬥艦隊，因這些海上沒有如新加坡樣的一等根據地，實頗感行動的困難。無論如何，在亞洲大陸沿岸，日本的海軍力是握有數倍於英國的優勢。

茲再述戰事發生的時候，英國艦隊的戰鬥力將是如何。在亞洲大陸沿岸，其能力固非常有限。但在與美國開戰的時候，則以香港與新加坡為根據地的英國艦隊，便能占領斐律賓羣島與關島，而肆其最活潑的攻擊。由美國的現勢以觀，美國艦隊要防禦斐律賓羣島與關島，以免為敵人所占領，幾不可能。自新加坡至斐律賓羣島的距離為一千三百七十哩（海上一哩為一·八五料），自香港至斐律賓羣島的距離為六百三十哩，而自美國之最近的根據地夏威夷羣島至該地，其距離却有四千七百六十二哩。除此以外，英國當與美國戰爭之時，在另一海戰場的大西洋，又有許多機會，可對敵國發揮其活潑的海軍戰鬥力。英國在大西洋上有九個海軍根據地，美國則僅五個。一有戰事，英國即能遣其遊擊艦隊，對大西洋岸的美國中心地帶，及巴拿馬運河加以攻擊。因此，美國當與英國相戰之時，其主力艦隊無論如何不得不注其全力於大西洋；然如此則英國艦隊為了占領斐律賓及關島，便可在太平洋上大肆活動。不過同時我們應該

注意的，當太平洋上這種即將發生的、無益的長期戰爭之中，無論是英國艦隊或日本艦隊，俱將因太平洋貿易之趨於停頓，而不能對美國加以怎樣的痛擊。而美國則即使戰爭發生，太平洋貿易停止，其所受的打擊，也沒有如日本與英國之深。且即太平洋貿易全部停頓，對美國的軍事力與經濟力，亦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戰爭一起，戰略便將趨於經濟方面的戰爭。

英國在與日本相戰的時候，則情勢又有不同。在日本視為最重要的舞台——日本海與中國海——上的勢力關係，對日本非常有利。英國欲在日本海與中國海採取使敵人主力艦隊完全潰滅的攻擊，事為不可能。同樣，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縱遭遇自香港出發的英國巡洋艦或其他遊擊艦隊之攻擊，日本艦隊仍能維護此不可侵犯的交通綫。然而，以英國之力，使日本與太平洋南部諸國的海上貿易停止，並擾亂其與太平洋彼岸的諸國特別是美國的海上貿易，則亦為可能之事。這對於日本無異海上封鎖，我們後面還當再述。

大體上，太平洋上英國的地位，自純戰略的立場以觀，頗為穩固，且極其有力。但是大家都知道，所謂英帝國主義的弱點，在海軍方面也有存在。困難的英國財政狀態，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延長建造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的期間，並縮小此防禦工程之最初的計劃。去年英國大西洋艦隊的騷動，足證艦隊構成員的不行。且我們考察英國海軍力的狀態與其戰略的地位，更不能忽視英國的對外政策的過程，即屬領諸國分離傾向的增大，及東洋特別是在中國印度，英國殖民地帝國的基础已一般地開始動搖。英國的戰略上有利的地位，不能防止此種有害的傾向。尤其是太平洋沿岸的英國殖民地領土所給與英國的威脅，遠比英國所受自起釁的假想敵國者為重大。觀此種種重大的因素，可知太平洋上英國的地位事實上非常薄弱，比其表面的形勢為甚。

在歐洲發生新的戰爭的時候，這種戰爭也將同樣的加害於太平洋上英國的地位。英國一旦被捲入此戰爭旋渦，就必須使其主力艦隊活動於歐洲沿岸，因

此其太平洋上的戰鬥力乃大受損傷。

還有我們須十分確實地說起的，英國如以第三國資格參加美日戰爭，則英國所援助的國家必操勝算。美國在太平洋上幾無海軍根據地，日本在遠離日本羣島的地方也沒有海軍根據地，所以得利用英國海軍根據地這事情，在美日戰爭的時候，對交戰兩國的任何一方都有決定的意義。

二 美國的海軍力

關於美國在太平洋上，正確地說即太平洋西部的美國的立場，一面擁有龐大的資源，他面却無防備地帶，這表示其比較的弱點。其主要的歷史的原因，即由於美帝國主義躍登世界外交的頭等舞台之時，其他帝國主義列強間的世界分割，事實上幾已告其終結。

同時，美國在地理上又不像面對亞洲大陸的日本那樣，居於有利的地位。

因此美國向太平洋沿岸的擴張，與其占領領土（除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戰爭，曾有領土占領之事外）之道，寧由經濟上政治上的侵略以求發展。

太平洋美國所領的羣島，其現狀有如次：近阿拉斯加沿岸，美洲西北角上的阿留地安羣島（Aleutian Is.）、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羣島或散得維齒羣島、太平洋西部的關島與斐律賓羣島——位於隔太平洋而離美洲大陸頗遠，但與日本羣島，與英國遠東殖民地及其根據地則有直接相接之處——最後如太平洋東南部的薩毛亞羣島（Samoa Is.）。這一切的領土，都是晚近，主要的在前世紀末葉，因美西戰爭的結果，而轉讓於美國的。斐律賓、關島、散羅蒙羣島（Solomon Is.）之與美國相距過遠，使這些太平洋西部的羣島與美國本國的交通，甚感困難。因此，上述的華盛頓條約，禁止凡屬於締約國的太平洋中諸羣島，建築新的海軍根據地與要塞，在美國方面看來，實為重大的讓步。這便是對日本在亞洲沿岸之完全的支配，與以保證，而使美國完全失其力量。美國海軍界

的人們對此讓步迄今尤念念不忘。還有應該考慮的，在接近日本，遠離美國的關島與斐律賓建築第一等的要塞根據地，都是需要費用的事情，其有當與否尚為許多專門家所討論的事。

總之，美國不受此條約之限制的，僅直接位於美國沿岸的羣島、巴拿馬運河與夏威夷羣島。結果，華盛頓條約以後，在斐律賓不能建築何種海軍根據地，即築要塞亦所不許。在斐律賓東南的關島，南面的薩毛亞羣島，亦都與太平洋北部的阿留地安羣島一樣。美國欲強固其太平洋之不安地位的努力，在華盛頓會議以後，是集中於夏威夷羣島建設海軍根據地。一九二四年以來，美國在夏威夷羣島建築防禦很完備的海軍根據地珍珠港（Pearl Harbor），在那裏有優秀的武裝船塢與燃料坦克，現在為遊擊艦隊的根據地，一旦有事，並可作主力艦隊的根據地。夏威夷羣島在戰略上的意義，現在尚只能視為有力的前哨陣地，用以防止美國太平洋沿岸之西來的攻擊。若以之為美國艦隊活動於太平洋西部

的根據地，則因夏威夷羣島離太平洋西部的美國領地甚遠，其意義殊為有限。（如上所述，至斐律賓羣島的距離為四千七百六十二哩，至閩島為三千三百三十哩。）因此當戰爭之際，美國艦隊而欲對日本羣島施以積極的行動，事為不可能。且美國的主力艦隊要防禦斐律賓及關島，以免萬一為日本（并英國）海軍所佔領，亦屬不能。

因此，美國艦隊雖據有夏威夷的根據地，但在現今的勢力關係之下，要妨害日本的海上貿易、與日本的通商以最大限的打擊，則其潛水艇與巡洋艦的小艦隊活動，實甚有限。不過當戰爭發生的時候，以美國具有莫大的實力，可將勢力關係急速變化為有利於美國，那是毋待證明的。

在與日本戰爭的時候，美國若能與英國締結某種一時的條約，由此得利用英國遠東的海軍根據地為其海軍以作戰，則局面當變化為有利於美國。倘開戰以後，英美的對立趨於銳化，那末美國的戰略當然不能再有同樣的豫想。美國

鑒於現在太平洋西部之地位的薄弱，在阿拉斯加的達契港 (Dutch) 很迅速的建築遊擊艦隊的根據地。這個根據地的造成，雖未必能使太平洋上美國海軍之戰略的地位，根本有所變化，但同時却使太平洋北部美國的地位，增加幾分的強固。

但遠東外交關係，縱令非常錯綜，美國也不能爲了舉行惹人注意的示威，而將其艦隊的大部調遣至遠東海上。

斐律賓與關島根據地的不充分，夏威夷的距離過遠，都足妨礙美國的派遣大艦隊至遠東海上。因爲斐律賓——馬尼刺與柯特港 (P. Cebu)——之微不足道的確泊所，不能用爲有力的戰爭策源地，只可供潛水艇、水雷艇與巡洋艦作設備簡陋的駐留地。當遠東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帝國主義爲援助攻擊上海，集中其海軍力於中國沿岸，但美國却不能派遣足以與其相抗的有力艦隊至遠東，這原因我們由此即可明瞭。對於此破壞美國利益，損害美國勢力的，日本在滿

洲與上海之積極的軍事行動，美國所能回答的，只有爲海軍大摸而使其主力艦隊集中於夏威夷。而因夏威夷羣島，如上所已述，距太平洋西部之萬一的海戰地過遠，故這種大摸的威嚇，其效果亦不能如美帝國主義之所望。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變，美國之所以竭力要獲得英國的積極的合作，以共同壓迫日本者，也就是太平洋上美國的海軍根據地極不完備之故。我們已經講過，因爲太平洋英國海軍的地位之強固，結果使遠東的其他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不得不將英國的利害加以考慮。如果美國艦隊能利用英國的海軍根據地，則現在遠東的政治上戰略上的地位，將顯著的發生大變化而爲有利於美國，但不管英日兩國在遠東的對立怎樣激化，英國決不能爲其世界市場上最重大的競爭國而『樂於冒險』。

現在美國艦隊的組織是這樣：美國的戰鬥艦與英國同爲十五艘，其中『梅利蘭』(Maryland)型的三艘，排水量三萬二千六百噸，各有十六吋砲八門與五

吋砲十二門；『賓夕爾法尼亞』、『新墨西哥』、『加里福尼亞』型的戰鬥艦七艘，自三萬二千百噸至三萬二千六百噸，各有十四吋砲十二門與五吋砲十二門；『紐約』與『納瓦達』(Nevada)型的戰鬥艦四艘，自二萬七千噸至二萬八千九百噸，各有十四吋砲十門與五吋砲十六門；最後『阿康塞斯』(Arkansas)型的戰鬥艦爲二萬六千噸，裝十二吋砲十二門與五吋砲十六門。這樣，美國戰鬥艦隊的巨砲，大體計爲十六吋砲二十四門、十四吋砲百二十四門、十二吋砲二十門。

美國戰鬥艦隊的基本砲徑爲十四吋，故與英國戰鬥艦的基本砲徑十五吋相比，勢力較爲薄弱。

目下繫留中的三艘戰鬥艦（裝有十二吋砲），雖經倫敦條約規定應爲廢艦，惟實際上則尙未破壞。

美國的戰鬥艦雖裝甲鐵可免砲擊，而其艦隊却缺乏精神，是不及英國艦隊

(一部分日本艦隊)之非常的缺點。美國戰鬥艦的速力俱在二〇——二二哩以下。且戰鬥巡洋艦，美國又一艘也沒有。這種事實，與上述之美國太平洋海軍根據地極不完備一樣，使美國主力艦隊的動員，頗感困難。

美國的巡洋艦隊，現由『華盛頓型』的巡洋艦班薩科拉與霍斯頓(一萬噸、八吋砲十門、速力三二——三三哩)的八艘，與『奧馬哇』型的巡洋艦(七千五百噸、六吋砲十門、速力三三——三四哩)十艘所組成。

尚有『華盛頓型』的巡洋艦七艘，目下在建造中。此外，美國根據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軍縮』會議，有建造此型的巡洋艦八艘之權利。

美國的航空母艦現有三艘，其中排水量三萬三千噸的辣克辛頓與塞拉脫加為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艦，各能飛起七十架至八十架飛機；惟同時因其艦體過大，易受敵人攻擊，且若一艘有失，則屬於出動艦隊的飛機，即將大部不能活動。因此，美國的海軍參謀本部對於這類型的航空母艦，非常不滿，欲以最小

的航空母艦來代替，而增多數目（四——五艘）。屬於美國艦隊的第三航空母艦，已改造為航空輸送船，是價值較少的母艦。

美國現有水上飛機最多（約一千架）。而因美國共總只有三艘航空母艦，欲有效地利用此最新式的武器，實非常困難。在這一點上，其所有航空母艦要比美國多二倍的英國，雖其水上飛機的總數不及美國，亦依然居於有利的地位。

美國艦隊的水雷艇（應成廢艦的老朽船亦在內）現有百八十六艘。這都是大戰時候所造，近來已快要越出倫敦條約所規定的增加率了。

最後，美國的潛水艇計八十一艘，目下在建造中者尚有七艘。惟其大部分俱係小型，比較上不合於太平洋上的活動。

美國艦隊在補助艦隊方面的勢力頗為薄弱，雖經倫敦會議在英美兩艦隊之間定有最小限的『平等』，也還是使美國有須在最近的將來，大事建造補助艦

隊的必要。會由議院海軍委員會議長威爾遜提交國會審議的計劃案，豫定今後九年之間，須建造多數的新艦隊，計航空母艦三艘、裝六吋砲的巡洋艦九艘——其中有的並設備飛行架——水雷艇八五艘、潛水艇二三艘，這個計劃的總豫算爲六億一千六百二十五萬金元。

美國艦隊現在分爲戰鬥艦隊、偵察艦隊、潛水艇與食糧船隊。美國的戰鬥艦與附屬於此的遊擊艦隊一樣，都以太平洋港爲根據地。此種艦隊以近舊金山的麥亞島 (S. Miguel I.)、加里福尼亞州的三的哥 (San Diego) 及三貝特羅 (San Pedro) 爲兵站根據地，其實戰根據地則爲上述太平洋美國艦隊的唯一根據地，夏威夷羣島的珍珠港。由巡洋艦組成的偵察艦隊以大西洋港爲根據地。巴拿馬運河保證這兩個美國主力艦隊的連絡，目下美國尙擬有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開通第二條運河的計劃；這條運河當然須經過尼加拉瓜的領土。美國在尼加拉瓜的利害及事實上占領此『獨立』共和國領土，大部分即係由於美帝

國主義此種戰略的必要。當太平洋大操之時，偵察艦隊亦與戰鬥艦隊共同參加，這幾乎是美國全部的海軍力在太平洋上練習。這種練習現在尙未完畢。

由此可知，日本在亞洲近海戰略上的地位，若對美國而言，是絕對的極其有利。在今日，美國海軍力在太平洋舞台上，固然條件頗劣，其活動的自由與範圍，很受限制。但是雖說如此，可又不能即據此以斷美國在太平洋上，毫無力量。反之，以美國物質上財政上的資力，非常豐富，却使美國在太平洋上有決定的力量。當華盛頓條約無效，美國決心要將斐律賓及關島做第一等的根據的時候，具體的局面也許急速地會發生變化。至於具體的方面，則當美日戰爭進行之中，是必然要起變化的。如果美日戰爭發生，歷時較長，那末美國便將盡量地造成有力的艦隊，以夏威夷根據地為對日之可怕的攻擊根據地，並且這種攻擊將由阿拉斯加出發的攻擊而增強力量。還有最重要的，科學空中戰爭的發展，使日本所視為有利的「距離」，顯著的短縮。據美國某權威者（尤其是

前任美國飛行隊長官密契爾將軍的主張，美國之有力的飛行隊，以阿拉斯加為根據，可以在世界的面前將日本艦隊一掃而盡，並對日本的本土加以攻擊。固然，這種主張是難免過於狂妄，這種關於未來戰爭的豫言與豫測的不負責任，一般的俱應加以注意。但是美國盡量的建造飛機並將加以利用，則為無疑的事實。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的經驗，已表示戰爭之遠出人們平時的想像。最後，凡是在長期戰爭的時候——太平洋的「大戰」亦將如此——美國的地位將最為有力而難以侵犯。因為美國的資力，無論是海路或海外貿易，一般地都不是受人支配的。

三 日本的海軍力

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島而成，自北迤邐向南，近接亞洲大

陸，其間爲日本海所隔。（日本海北口爲韃靼海峽。）日本海一方爲日本諸島，另一面則爲蘇聯的遠東領土及日本的屬國朝鮮。其與中國內地，爲黃海及東海所隔。在這一帶，日本於中國沿岸據有遼東半島的旅順大連那樣有力的根據地。日本除日本諸島之外，在太平洋上有位於西南的台灣及琉球羣島，在台灣與中國沿岸之間有澎湖列島。在東北橫着千島列島；最後，在離日本較遠的東南方面太平洋中央，有小笠原羣島、馬利亞納羣島（Marianne Is.）、麻紹爾羣島（Marshall Arch.）、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這些屬於日本的小島。後面的三個羣島，俱係世界大戰後（以前爲德國所有）始成爲日本的委任統治地。

日本艦隊之戰略上的基本任務，爲在日本海與黃海維持日本羣島與亞洲大陸間的海上交通，同時並保護日本的主要諸島與太平洋上各羣島間的交通。

海上交通之於日本，實非常重大，只消看日本的食料品及最重要的工業原

料，大部均有特於海外的供給，即可明瞭。即日本所須仰給於海外的——計日本所消費的米之一五%，小麥的五五%、砂糖的九五%，還有，棉花額的一〇%、羊毛的一〇%、橡的一〇%、鏢的一〇%、鉛的九五%、錫的八〇%（這種工業原料品在軍事上有極大的意義是很明白的）、鋼鐵的五五%、鐵的四五%、精製機械的五五%，此外，食糧品主要的俱自亞洲大陸輸入，且亞洲大陸的輸入額，約占日本輸入總額的三分之一。還有各種工業原料品，一部來自英國的屬領地與英領印度及荷領印度，一部則自美國輸入。如果一旦實行封鎖日本，那末便將陷日本於完全破滅的狀態，這與英國若被封鎖時所造成的狀態，正一模一樣。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以為其海軍力是與英國同樣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同時，這種海軍力又是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侵略行動以獲得殖民地的基礎。

日本艦隊之實戰根據地，是日本諸島之一等海軍根據地的有力的方形。即本州島東南端與橫濱相近的橫須賀、本州島西南端的吳軍港、本州西北角的舞

鶴及九州西北端的佐世保。

橫須賀與吳軍港爲日本艦隊東南方面之主要的實戰根據地，使日本能夠支配島嶼星羅棋布的太平洋東南部。舞鶴與佐世保的根據地保證日本艦隊在日本海及黃海上的支配，且係幫助日本經朝鮮向亞洲大陸、向中國本部之積極的軍事行動之要港。

日本雖因上述的華盛頓條約，喪失在日本諸島以外，建設新海軍根據地或要塞的權利，但日本從前已經在台灣北端的基隆、與澎湖島的馬公築有海軍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使日本艦隊能向西南活躍，防止敵國艦隊之侵入黃海，在對抗敵國欲截斷亞洲大陸與日本的交通之暗算這一點上，實爲優良的根據地。在東南，日本雖沒有第一等優秀的海軍根據地，但小笠原羣島，和以前原屬德國，戰後始爲日本所有的幾個羣島，儘足以充遊擊艦隊與潛水艇，或爲監視太平洋這一地帶之優秀的根據地。

茲將日本在太平洋上之戰略的地位，加以分析，則我們可以斷言：這種地位保證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對於日本欲自朝鮮與滿洲方面，或向中國本土開始積極的攻擊，非常有利。同樣，這在日本與美國相戰的時候，又能使其在太平洋範圍內向西南或東南施行攻擊。尤其是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日本艦隊欲占領斐律賓與關島，比較的並不困難。至少，在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情勢之下，美國艦隊要守衛斐律賓與關島，縱非完全不可能，却也是非常困難的。

日本所認為重大的假想敵，是有完備的海軍根據地的英國艦隊。英國艦隊盤據於其根據地，能够驅使巡洋艦與潛水艇，對日本之主要的海上交通，加以積極的妨害。無論如何，美國艦隊在日本所視為危險的，只有在如次的不一定會發生的時候。即英國遠東的海軍根據地，或位於亞洲大陸的某一根據地供美國艦隊所利用的時候。固然，那時候，英國的某一根據地或許會被日本所占領。但是美國的勢力，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依然是一種巨大的威脅。

現今日本艦隊的組織有如下：日本的戰鬥艦爲九艘，這是根據華盛頓條約所決定的五、五、三比率的。日本的戰鬥艦之中，陸奧與長門各三萬二千七百噸，裝十六吋砲八門與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爲二三哩。『富士』型的戰鬥艦四艘，自二萬九千三百噸至二萬九千九百噸，各有十四吋砲十二門與五·五吋砲十二門，其速力爲二三哩。『扶桑』型的戰鬥艦四艘，自二萬九千三百噸至二萬九千九百噸，備有十四吋砲十二門與五·五吋砲二十門。速力爲二三哩。最後，『金剛』級的戰鬥巡洋艦三艘是二萬九千三百三十噸，有十四吋砲八門、六吋砲十六門，速力爲二六哩。第四號戰鬥巡洋艦定爲廢艦，惟實際上則僅在緊留中而已。

日本的戰鬥艦隊較美國艦隊爲優的地方，是其速力較快。即日本的戰鬥艦比美國的快二哩，此外，如上所述，日本有戰鬥巡洋艦，而美國艦隊則一艘也沒有。

日本的航空母艦現有四艘，其中二艘加賀與赤城，是二萬八千百噸的大型級，可載五十架飛機，其餘二艘鳳翔與野登呂係小型級。

日本艦隊中的『華盛頓型』巡洋艦，計有十二艘，其中『妙高』與『高雄』級的八艘是一萬六千噸，各備八吋砲十門，速力二三浬。尚有『古鷹』級的四艘是七千百噸，有八吋砲六門，速力二三浬。

日本又有許多小的遊擊巡洋艦，在這一點，從數目上看是很足以壓倒美國艦隊。這些小型巡洋艦（自三千二百二十噸至五千二百噸）在日本艦隊之中計有十七艘，都備有五·五吋砲，速力三三浬。

日本的戰列水雷艇計六十七艘，此外尚有五十八艘小型水雷艇與七十二艘潛水艇。日本的巡洋艦、水雷艇、潛水艇都是最新式的東西，為大戰以後所建造。

這種遊擊艦隊是新式的這一點，日本實絕對的優於一切的假想敵國。尤其

是日本的潜水艇，在噸數上絕對的壓倒他人，且其活動範圍也廣、非常適合於在太平洋上的活躍。

大體上，日本艦隊之優秀的組織，可以說是能夠使其十分完成其所負之戰略上的主要任務。加以日本艦隊之人的構成，與英國艦隊一樣，在質的方面是優秀的。其所以有這樣的好處，是因為日本與英國同為海國，容易在其國民之中養成優秀的海軍士官。反之，美國雖然物質的資力絕大，而在這一方面却陷於不利的地位。在現今的美國並沒有如日本與英國那樣的海軍士官，美國艦隊之人的構成，在質的方面並不優良。美國艦隊的士氣，遠不及英國與日本。最近在美國艦隊裏，嘗有發生脫逃及其他的現象。這是由於其人的構成之水準較低之故；在日本與英國的艦隊裏是沒有這一類事情的。

日本的造艦計劃，在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這幾年內，擬建造裝六吋砲的八千六百噸級之巡洋艦四艘、水雷艇十二艘、潛水艇九艘及其他特務艦。

此外，並有建造水上飛機使三倍於現有之數（現只二百二十架）的計劃。這樣，日本帝國主義是不顧一切的擴大其海軍力，着着的整備積極的作戰計劃。

日本艦隊現今的配置，表現着日本帝國主義對任何假想敵國積極作戰的計劃。屬於補助艦隊的戰鬥艦主力，集中於東南的橫須賀根據地，統率戰鬥巡洋艦的巡洋艦隊的主力在佐世保，無論何時都能出動於黃海或東海。

屢次舉行的海軍演習、造船所與軍事工廠之令人目眩的運轉，表示日本帝國主義是在從事於最近的將來之戰爭的準備。同時，當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政策依然在滿洲、朝鮮國境或中國本土繼續進行的時候，日本的海軍力保證着日本陸軍在亞洲大陸上之自由的活動，以備一旦告急，便可對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太平洋上之日本的競爭國及假想敵，加以破壞的攻擊。

還有在觀察日本之戰略的地位之際應加注意的是，在亞洲大陸上不僅是勤員海軍，且能派遣陸軍的，在太平洋上的三大列強之中是只有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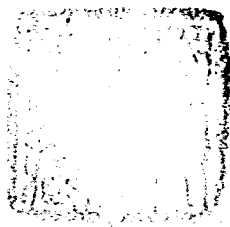
平時的日本陸軍，（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爲步兵十七師團、騎兵五師團、野砲十七聯隊、高射砲四聯隊、重砲九聯隊、掘壕兵十七中隊、坦克隊四、飛機八聯隊（飛行隊二四）、鐵道兵十七大隊。現役兵員的總數，據官方報告，計爲將校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名、下級軍官與兵卒二十萬四千七百二十二名，此外尚有戰時組織的警官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六名。曾服義務兵役，戰時能夠急速地動員的教育補助兵又有莫大的數量。

大體上看來，日本的陸軍，一旦戰事發生能即刻動員者有五百萬人，在國內資力極度緊急的時候，也能動員至七八百萬。附屬於陸軍的日本飛機，據官方報告，數爲一千百三十架。如果日本與亞洲大陸的交通能有保證，則日本的陸軍及飛行隊的主力，實可隨意出發以至任何戰場。

日本的海陸軍，因其能互相幫助，成爲日本對於亞洲大陸積極政策的有效的武器。就是說以這兩者的協力，乃使日本抱着那樣的夢想，即戰略的中心，

可以進至大陸內地，如滿洲及上海地帶的進兵，更進而擴至中國本土，並至貝加爾湖以東的蘇聯遠東境地。

因為日本的侵入亞洲大陸，勢必引起美帝國主義的對抗，故太平洋上的戰局，將為美日的衝突。兩國在演習的時候，即一定都豫想到兩者的衝突。由以上所述，我們知道這種衝突的發展，從海軍的見地來看，因交戰兩國的距離相隔太遠，是頗為困難；且這種關係，對於附近攻擊物的日本是絕對的有利。然而現今保證日本艦隊在亞洲沿岸之壓倒的優勢的地理關係，決不是決定的條件，反之，將為海軍技術，尤其是飛行技術所破壞。因為美國有絕大的資力，無論戰爭發生在什麼時候，這種地理的因素在戰爭進行之中，終將失其效力。



本書譯者所譯各書：

馬克思十二講

高島素之著
和陸孟武陳寶驊合譯

實價二元四角

蘇聯目中之太平洋爭霸戰

蔡倫契夫著

實價五角

進化論與階級問題

和陳寶驊合譯

實價三角

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

科恩著
和陳寶驊合譯

實價五角

法西斯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藤井悌著
和陳寶驊合譯

實價四角

經濟地理學原理

川西正繼著
和樊仲禮合譯

(印刷中)

新生命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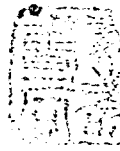
民國廿二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蘇聯目中的太平洋爭霸戰

實價五角

——社會與教育社叢書之九——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蔡倫契夫
譯者	邢墨卿
出版者	陳寶麟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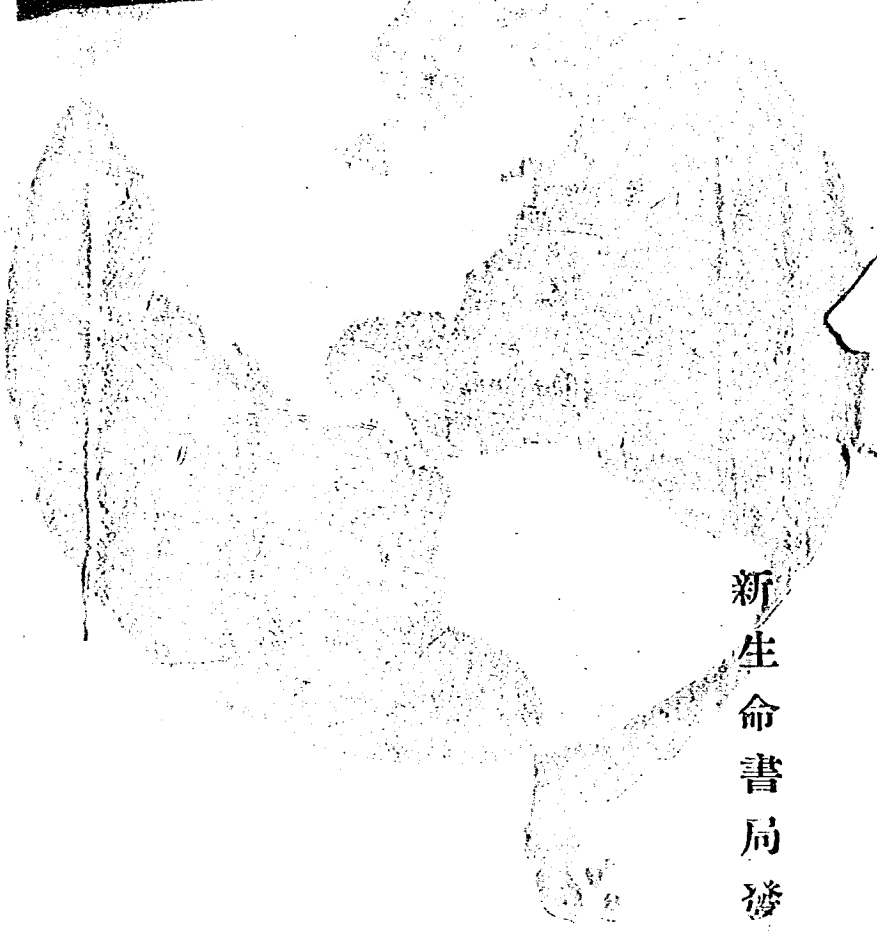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17
449028



新
生
命
書
局
發
行